

32-104

東  
不  
圖  
書  
臣  
印

松村操纂輯

敬宇先生詩文偶抄

思誠堂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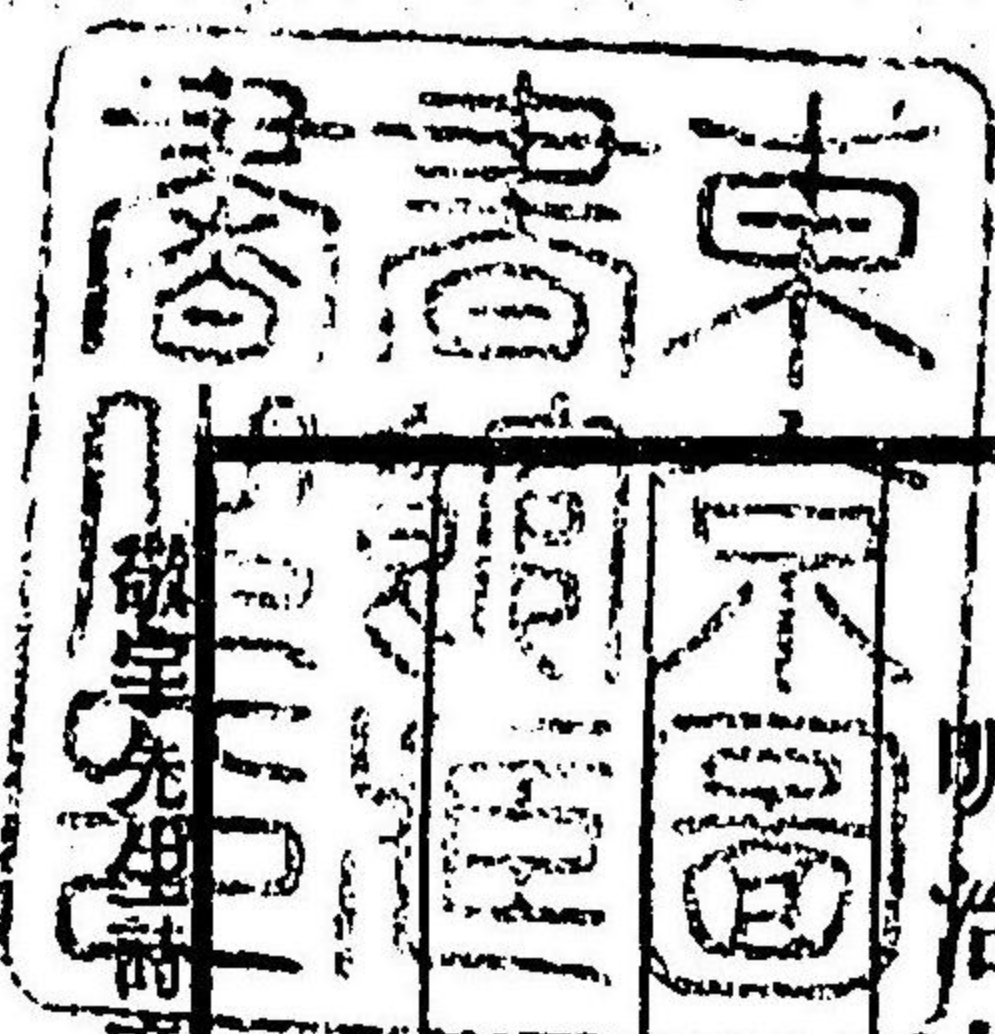
✓

敬宇先生詩文偶抄序

余學于同人社有年矣。嘗謂敬宇文雖已行于世。而其詩文雜著之散在民間者。尚不爲少。每偶有所見。輒錄而存之。不覺成冊。頃有書賈。請余欲刻之。遂不能隱默。而言之先生。先生曰。余今得拒子之請矣。而不能防他人之竊爲之也。與其利不良之徒。寧聽子。

明治十四年三月

松村操 撰



敬宇先生詩文偶抄序

例言

- 一 敬字文二卷。曩刊行于世。本編所載。一切不錄。
- 一 編次之序。一從稿所得前後。非敢判優劣。
- 一 先生所作之詩文。年以彙計。而所載止數十篇。非敢有所選擇。盖以急遽付諸印刷耳。
- 一 後學晚生妄評大家先輩之作。頗嫌僭越。况吾師乎。故不下評語。不施圈點云爾。

操 又 識

敬宇先生詩文偶抄卷上

後學 松村操 編纂

○古詩

愛敬歌

致愛敬盡愛敬。順境何足言。逆境可鍊性。使親非頑。何見  
舜德盛。使君非殷紂。何見三仁行。西哲瑣刺底。其妻性頑硬。  
拂意動輒怒。百事悖命令。他人娶若婦。其必謀再娉。瑣謂此  
乃福。幸受此暴橫。理學根脚堅。試驗要風勁。妻氣百變動。瑣  
性一泰定。妻躁情如火。瑣靜心如鏡。祇因愛敬深。後世稱爲  
聖。吁嗟此二字。勢力存全勝。愈鐵艦巨礮。超千軍萬乘。況且

似鏈鎖。操執合一柄。能懷柔。携貳。能馴化。梟獍。搆兵息。秦楚。交惡和。周鄭。四海可一家。六合可同姓。我願世子弟。定省務。温清。夫妻善。諧和。朋友懇。申儆。萬國慎。交際。信義互。問聘。將見景星現。慶雲相照映。受敬盡事親。德教四海巨。感應理有然。聖言可爲證。學受敬。行受敬。一人德。兆民慶。小家法。大國政。莫怠忽。宜敬聽。此二字神攸命。

### 進步圖

滋賀縣權令籠手田氏。使畫工寫牛駕運載車行山驛圖。名曰進步圖。

兩山夾帶路。偻仄。如往而回轉折百。忽見老牛駕車來。運輸

米粟載充積。進步難兮進步遲。終不退兮終不息。不問千里更萬里。能自極南達極北。人生進步亦如此。任重道遠耐艱厄。有時快馬走平地。常恐中途或顛踣。不如馱蹠任脚行。得寸則寸尺則尺。君不見泰西開化非速成。累世勤苦臻此域。

### 義鶴詩

伊達千廣翁餘身歸(書名)中載此話說

皎々双白鶴。雌雄共棲宿。深林高阜下。氣象擇停蓄。况當伏卵際。慙慙巢新築。以期永鞏固。於焉蕃其族。乃有惡少年。闕鶴偶離伏。戲取仙卵去。代之以鴨殼。母鶴歸其巢。此事不省覺。依舊息視聽。覆煦極純慤。迨至伏期滿。孚卵脫其殼。不似已雛鷺。疑惑且驚爆。哀鳴徹九霄。飛去忽遼邈。俄率友鶴至。

環立放慟哭。遇此變怪事。不欲生飲啄。一陷池沼斃。一向巖石觸。吁爾軒昂姿。知自重被服。寧忍仙禽種。墮落化野鷺。世少義烈事。失身不自辱。此鶴洵可敬。感慨溢胸腹。

信夫恕軒邀余觀。回向院相撲。歸而賦之。

力士東西屹相敵。從容上場氣整肅。始張兩臂蹈双足。相對蹲踞各伺隙。機忽合矣勇忽激。四脚交錯四拳搏。離合轉變驚捷速。虛々實々見計策。跑踣鼓勢競犄角。龍爭珠兮虎爭肉。東西幫襯分看客。或以金幣試賭博。方其輸贏未決局。扼腕切齒張怒目。扇忽揚矣判明白。喝采之聲撼山嶽。纏頭拋來如雨雹。勝者揚々意自得。辛巳一月十有六。恕軒携我觀

四

相撲。人山人海震坤軸。不道米貴炊珠玉。嗚呼人生百年如風燭。霜侵双鬢徒碌々。不及力士妙伎極。中宵起坐三嘆息。

岡本有井兩君見過。賦五古一篇以呈。用酒渴愛江清字。

岡子四方志。誓不落人後。托生南海上。遊跡捫北斗。肄禮曲阜廟。典衣緇典酒。讀書記大畧。作文意暢達。扼腕論當世。慷慨氣勃勃。顧意不自足。好賢如飢渴。嗟我無寸長。幸不見遺棄。家居矧相近。來往屢晤對。共耽文字飲。紅裙非所愛。又得有井君。磊落豁心胸。苦學數十年。深山絕客蹤。有時揮筆翰。滾々傾長江。飄然偶出都。過訪感深情。面上三斗塵。碌々愧

吾生賴得兩君來。胸懷風月清。

六

詩文詳解題辭

東門風雨詩。解者何紛々。或爲思君子。或爲淫者言。少陵稱詩史。一飯重君恩。注解多穿鑿。人或病其煩。我謂是何妨。其中必有真。非披沙土混。何得金銀分。況如今人作。法度非難看。天上燦星宿。掌中列羅紋。詳解無餘蘊。意義可判然。縱令求甚深。或至說太穿。勝於讀倉卒。吞棗徒渾命。

開化女用文題辭

乾坤易惟首。關雎詩之初。男女由神造。出於舊約書。內外分義務。勞作借樂胥。教女尤緊要。家庭資楷模。學問生勢力。育

幼且助夫。家法成風俗。國律實基諸。讀書且習字。男女無殊途。由言以通意。寄遠藉鴈魚。心善則言善。誠立則文腹。交際爲國福。簡牘可苟乎。始則就此書。依樣畫葫蘆。迨後心手熟。雲龍任卷舒。

贈磐翁先生

久欲文字飲。園林山吹井。聯袂携杯樽。暗香對踈影。何料花期至。西方有邊警。王師奏凱歌。日夕望引領。詩酒興索然。憂思不能屏。庭前幾株櫻。開時春晝永。紅雲烘麗日。心期妖氛靖。折簡邀老友。論文玩芳景。痛飲何妨夜。大月挂前嶺。

天文歌盡題辭

幼時勤誦讀。四子率上口。此事不無益。于今受用久。只惜課書餘。一事欠誨誘。暮夜觀燦爛。不知名牛斗。如步天歌者。曩時尙未有。五星孰水火。列宿瞠井柳。善哉櫻老君。著之情意厚。可以代俚歌。記性童易受。學海誤針路。愧我日衰朽。安得大還丹。卻老再進取。

黃公度先生以絹幅繪於東京女子師範學校教員及生徒。各經寫就。并綴俚言。伏希鑒政。

畫法來中夏。俊逸貴高雅。泰西巧寫生。學者入室寡。有耕齋女史。能事兼二者。進境何可量。精神常傾瀉。婀娜女弟子。手姿生筆下。相與繪群芳。五色燦如也。嶺南黃贊府。下交情不

假。徵畫感虛懷。因之各力寫。吾亦妄塗鴉。題詩愧庸野。工拙且休論。欲附騷人社。

讀勃里把傳

人固有幸有不幸。偶然升沈現情境。有似樹花隨風飛。或上簾櫳。或泥滯。我聞觀音與勢至。同是菩薩功德等。一則祠堂遍寰宇。一則埋沒無人省。真隱豈必在嚴陵。虛名或是屬箕穎。轉頭試見新世界。有二英雄屹相挺。一曰華盛頓。救民塗炭功彪炳。兒童走卒識名姓。自主建國天地並。一曰勃里把。深憂士班逞苛猛。糾合義旅屢奮戰。遂能水火得救拯。教法文藝百度具。老幼樂康四境靜。國人仰慕稱爲父。功成退然



就恬靖。吁嗟乎其名一顯而一晦。同是新洲合邦大統領。

琉球漫錄題辭 明治十二年二月九日作

我以琉球爲藩王。不過服遠比越裳。不變其禮以就已。唯隨其俗以包荒。置吏相安於無事。何嘗尺寸利土疆。置兵特以備寇盜。何嘗毫髮示威強。聖朝爲政尚忠厚。任民自主不相妨。譬如牛馬放郊野。不加衡軛不施縵。內地尚然況藩國。王道蕩々德洋洋。聚斂之臣口如鉗。刻深之吏迹深藏。宜乎遠方慕其德。如子歸父客歸鄉。政令風俗不敢問。帝力何有渾如忘。嗚呼懷遠唯在德。人情安舊固其常。包容煦育而已矣。聖恩併與皇猷長。陸軍醫官渡邊氏。于役琉球詢察詳。起死

回生有餘暇。筆記成冊詩滿囊。我讀其書有所思。撫遠不要事隄防。何用宓賤及魯恭。宜如朱厓與夜郎。此論縱屬一偏見。或知救時藥劑良。剪燭半夜與君話。不覺感慨溢中腸。急作此詩代序言。吐露肝膽神揚々。

浪華記行題辭

翠堂老人我夙好。六旬矍鑠盛容貌。有子櫟堂盡孝養。果然善人受善報。郎君才俊官裁判。浪華大府足奏效。暑天得暇來江都。一堂聚首交歡笑。父子爲伴至京攝。遍訪名山搜古廟。亦遊泉播觀戰場。晴則曳杖雨則輶。欲察情況詢風俗。非是醉狂恣嘯傲。我驚老人氣力健。把筆記之曲折至。題言見

徵豈得辭。此書可知郎君孝。

送中島君之北京

人之情思見于言。言之精者見于文。識文字而通言語。始得談笑共樂群。我邦兒童學漢學。壯者筆陳掃千軍。及其與清人相接。有舌不吐聲。徒吞隔靴搔癢。苦筆談。兩情終難驩然。親君今浮槎到北京。要學官話工夫勤。後來有用不可量。勿謂此事小且煩。我亦自今用餘力。象胥舊學時習溫。他日與君相逢時。抵掌談話北音真。

熱海誌題辭

負山抱海形勝雄。異人流謫長此中。一洗簪紳華奢習。別開

霸府無限功。武門執權今已矣。地出靈泉永不已。治效神奇甲扶桑。年々救活萬人死。昔有七泉今倍蓰。田野所穿見滿泚。况有好景怡心目。造物布置妙乃爾。江城六月暑燦金。朱門甲第汗成涔。競來此地取休沐。冠蓋車馬相追尋。招引王公輕羈旅。賺得洋商傾囊貯。况療其病施以恩。權勢何曾減。弱府。我久欲往浴靈泉。塵途局促苦無緣。忽讀巒公好記筆。遊意勃然骨欲仙。我知靈泉有神通。借手大雅廣其傳。人間勢力浮漚耳。嗟汝熱海有真權。

打鐵匠歌譯ニロンゴフエルロー一詩

蔽芾栗樹如張翼。下有打鐵匠之宅。其人壯剛手腕大。鐵條

隆起筋絡黑。正經之汗額常濕。正經之利食其力。平生不借一文錢。對天下人無愧色。朝有打鐵聲。釘鎚天未白。夕有打鐵聲。運速應節拍。日夕月夕年又年。揮鎚而擊。揮鎚擊。村童群自鄉塾還。店前佇看冶鐵赤。韃韠咆哮火星飛。逐而捕之。寧呵責。安息之日鎖店舖。往寺院而列講席。其女偕衆唱神詩。聞之中心獨悅懌。其聲彷彿亡妻聲。追憶不覺涕淚滴。善哉鐵匠之生涯。勞苦之中樂自得。朝夕夕夕勉不已。贏得一夜酣寢息。鐵匠鐵匠我謝汝。汝于我有師友益。嗚乎人生之打鐵場。福運只須以力獲。心思言行火焰裏。砧上鍛鍊成模式。

高尾詩

太田南畝高尾考曰。按三浦屋高尾以仙臺高尾爲初代誤也。山東京傳高尾考二編曰。高尾二代稱石井高尾。二編中載元政話說頗詳。三編曰。世傳綱宗朝臣於江戶三股。殺害高尾者。非實事也。高尾入宮後呼於杉之方。爲老女移仙臺以天年終。又曰。石井高尾者。初代高尾也。仙臺高尾者。三代高尾也。

三汊流血蓋謬傳。石井高尾事最真。琵琶湖上勝絕地。偃武後產一才人。姓石井名吉兵衛。詩歌管絃皆善會。藩公直孝愛其才。恩寵優渥。等輩陪駕一年。僑東都。偶遊北里。買名

妹三浦屋初代高尾。才情容色絕世無。佳人才子例相愛。一  
 夕同枕契千載。由來得意易引魔。有人千金議昏配。高尾驚  
 駭贈書函。欲喚石郎子細談。是日侯家和歌會。飛觴遞牋與  
 正深。石郎亦侍在其席。恨不一身生六翮。會散三更邸門閉。  
 飲泣空待晨雞磔。忽有同僚傳公命。今日汝顏憂恟々。母乃  
 中懷有所思。不然汝或有疾病。拜答否々無有茲。使者復命  
 公尙疑。乃召石郎即時至。至則自迎之階墀。手賜一枕添恩  
 旨。嗽舍不便養病體。今夜可持此他宿。君恩天大感謝退。飛  
 轡直回日本堤。更深漸達狹斜街。恠事咄々闕然報。高尾伏  
 劍命如絲。抱持連呼吾至矣。佳人睜眼攬郎袂。一笑粲然息

便絕。滿坐愁慘暫掩涕。傍有遺書語殷勤。永與郎君誓松筠。  
 不意他人贖妾身。只有同死完婚姻。待至中夜郎不來。獨死  
 庶使妾心知。郎幸不忘契濶說。九重泉路盡交期。讀畢石郎  
 腸寸斷。恩賜枕中黃金粲。難返香顏既死魂。空充棺材與僧  
 飯。夢寐悲傷病在牀。瓜期已滿還故鄉。行至淡海華表驛。削  
 髮爲僧入道場。惟時石郎齡尙少。後來學成才德邵。深草元  
 政師即是禪餘詩文極絕妙。噫噫高尾慧眼善擇夫。水清霜  
 潔死不虛。果出高僧冠昭代。爲作此詩矧頑愚。

栽培經濟論題辭

不說無爲法。而著有用書。栽培經濟論。著實不憑虛。介公參

佛乘。清水出芙蓉。心不染貨利。念不牽簪裾。升座轉法輪。讀  
 書第五車。曩製視寶儀。顯場得聲譽。今又草此書。意見吐緒  
 餘。或疑公緇徒。宜須塵累祛。乃喋々金貨。栽培及耕畬。我謂  
 真佛者。不同悠悠徒。菩薩救下界。不厭混淤泥。乞兒至屠沽。  
 何妨一席俱。今世國帑匱。百物仰外輸。工事示興旺。農業小  
 規模。士民交困弊。識者咸歎吁。慈眼視衆生。能不淚沾襦。孟  
 子論王道。未曾涉唐虞。桑麻與雞豚。材木及耕漁。公亦同此  
 意。焚眉急時須。焦慮生產富。苦心財力舒。何敢高自標。揮塵  
 傲禪枯。能仁若生今。汲々講良圖。後人論佛老。違實而近誣。  
 虛無寂滅名。彼豈甘受乎。

僻村牧師歌 譯英人エーノドスミナ詩意

一叢樹林圍小屋。中有牧師守幽獨。一年所得僅卅金。自謂  
 衣食既豐足。不解諂諛不求權勢。不變其說以適時俗。不願  
 其身陞高位。貪世間難恃之利祿。但願扶起窮民無告者。同  
 受來生無疆之真福。門前豈有長者車。案上豈有貴人牘。臭  
 穢丐子是賓客。家人慣看額不蹙。或有驕奢敗家者。悔悟往  
 事祈收錄。一見許之如舊識。誘迪何肯憚繁複。白頭老兵坐  
 爐邊。一手倚杖語真樸。主人但愍其衰朽。往時善惡寧推鞠。  
 吁嗟乎牧師但願扶起窮苦民。其過偏在德善邊。常至將死  
 者之牀。指示真理度迷津。憂愁消去快樂生。肉身一脫靈魂

全寺觀說法會老幼温然其容藹其言彼或欲嘲而來者聞  
之感慨讚真神會散牧師步歸家野人簇擁皆真純村童自  
後戲牽衣欲博師之笑開脣師果輟然回其頭慈父之愛見  
于顏茲輩有憂師代傷茲輩有喜師代欣吁嗟乎牧師虔誠  
人身在塵世心在天君不見高山腰脚纏風雨日光永遠照  
其巔

礫川植物園即事是日陪清國公使共遊

名園礫水北秋色最佳妙千林紅如燒萬樹紫互照倒蘸一  
池廣霞彩何艷耀豈獨楓柏美衆景足詩料尋幽入奧突登  
高豁遠眺水木洵明瑟岡阜巧繚繞堂々大國賓晴日駐車

燕園林增光輝酬酢極驩好我居咫尺近杖屨不常到盛宴  
叨末席誌喜比鵲巢

○律

次向山黃村韻却呈

少時晤對一燈寒。永夜論文興未闌。北地君曾試利器。泮林  
我謬爲儒官。相看休怪髣毛改。猶喜重繙書帙殘。欲向青山  
談往事。斷烟零雨易淒酸。

其二

草屋垂成壁未乾。敲冰童子苦投竿。若逢暖日堪乘興。相約  
故人同罄歡。鴻鵠旣灰千里志。鷓鴣只足一枝安。相期二妙  
枉雙駕。飲量何須問若干。

久約望月向山二君會于茅堂。故及之。

其三

鍵戶兼旬護臘寒。今朝差快試杯盤。案頭堆積文書窄。檻外  
蒼茫烟水寬。忽接素書懷玉宇。弗渝白首重金蘭。肯將多事  
廢酬唱。燒燭撚髭到夜殘。

送烏尾得菴君往浪華

脫屣功名一羽輕。飄然將有浪華行。經綸滿腹年猶富。識見  
超凡世孰爭。阮籍時雖作白眼。謝安未可忘蒼生。神龍變化  
固難測。蛙黽不容加品評。

四月七日梁川樓本君招飲同學舊友於其別墅。余亦  
與焉。因賦此詩。

壯觀江東第一樓。櫻花爛熳映長流。芙蓉磊落簷端白。鷗鳥  
從容水上浮。樂事於人難屢遇。巨盃到手不須留。喚回三十  
年前夢。相對晤晤燈火幽。



○絕句

詠史

蛭島流民嘗苦酸。髻年質子忍飢寒。二公霸業實基此。後嗣失傳由宴安。

盆池

天光雲影一川虛。望裏風烟儘有餘。別貯盆池三寸水。鯤懷鵬意看遊魚。

護良親王祠

欲將往事問樵童。足利繁華一夢空。唯有親王祠廟在。山川繚繞護孤忠。

時賴微服旅行圖

曾無議論及經濟。王霸漠然心不關。一意欲知民疾苦。草行  
露宿道途艱。

高田村莊雜詩

白馬臺西塵迹稀。曹司谷畔爨烟微。莫言勝地偶然得。天許  
詩人靜掩扉。

剪伐蓬蒿逐麴麩。松添寒綠竹添清。更憐古井通池水。中有  
菱蓴美可羹。

天色山光入草堂。雲烟竹樹擁幽莊。傳聞名將愛斯地。游豫

放鷹豪興長。自注、太田道灌、德川大猷、公、高田村放鷹事、今尚贍衆人口、

兒負饑饉人負戈。樹枝剪薙遍山坡。庭前幾位蒼髯叟。費得

園丁功力多。自注、園中松樹最多、

栗熟山村琪樹秋。兒童爭食甚獼猴。幸予腰脚老猶健。只配

酪奴供膳羞。自注、本草云、人有脚弱、往栗樹下、啖及數升、遂能起行、

柿子壓枝紅色妍。採來盤上大於拳。薄皮多肉味甘美。宜矣

周王膳不捐。自注、內則棗栗榛柿、鄭注、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

林園敢擬輞川奇。儘有雲山圖畫披。興趣若求相似者。宛然

摩詰浩然詩。

一面青氈草覆岡。曾無泥土浣衣裳。走跳坐臥皆隨意。好箇

兒童遊戲場。

南俯平疇北倚岡。松杉繞屋密如牆。嚴冬不患風鳴戶。滿座  
温暎愛日光。

家化覺宮狹且囂。村居寬敞好揮毫。快然伸紙龍蛇走。風雨  
洶々欲起濤。

偶成

讀書半日兩眉攢。疑難胸中交万端。俄策疲驂向郊野。天加  
廣大地加寬。

讀史二首

紫宸擬造聳崔嵬。競賀雲州龍馬來。獨有藤公掛冠去。君臣  
得意正銜盃。

歷山壯歲赴黃泉。三十武尊飛白鳥。身後功名無一存。百齡  
亦不值分秒。

寄內藤耻叟君

不似庸人興事端。先生安坐一區安。心存不着不離妙。書卷  
只當花月看。

敬宇先生詩文偶抄卷下

後學 松村操 編纂

○序

四裔編年表序

擁東西洋之史万卷。而有時乎苦於搜索弗獲。翻閱費時。一就如此書者而攷之。則年歲可求。端緒可尋也。物之小大相須。誠有如此者。是書原印于支那。卷冊頗大。篝燈丈室。披覽不便。故今改而小之。其書愈小。其用愈大。嗚乎。芥子容須彌。道之妙乃爾。

衆教論畧第一編序

余嘗謂人各有所信之教法。猶是人各有所嗜之食物。無食物則胃腸飢矣。無教法則精神餒矣。教法之於人生為要須之物。實駕于衣食住三者之上。而世或不察。至棄而不顧。何其謬也。雖然教法猶食物。何待他人強迫哉。要在于各擇而取之。以自慊於其心而已矣。加藤櫻老先生著眾教論略。蓋世方藐忽。而先生獨汲々焉。其卓識可敬也。嗟夫。不原于教法。而人心得安樂。風俗得純善。邦國得鞏固。豈有此理乎。具眼之士其知之矣。

英國倒行律例序

川路寬堂君譯英國倒行律例。刻成。屬余叙。余乃曰。凡商先

倒其行。而後倒其行。釋之云。上行字者品行也。下行字者行舖也。蓋謂世之商賈。必先壞倒其品行。多做殘刻不良之事。得罪於朋友社會。而後其貿易日衰。而行舖則倒破矣。或曰。倒行者。時運為之也。余曰。間有之矣。然人苟居心忠厚。立身正直。則行舖雖或倒。而品行之不倒者。自如也。無何而行舖亦立矣。其盛大或倍蕤於舊焉。故由時運而倒行者。可得而復也。由品行而倒行者。不可得而救也。西儒曰。端正真實者。商賈之所由盛也。漢史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蓋言貪賈所獲之利少也。至其貪婪已甚。品行壞倒。則不啻利少而行且倒矣。故余曰。行先倒而後行亦倒者。不亦信乎。抑余此言者。

倒行之大道理也。夫人必先知此大道理。而後此倒行律例。可得而讀矣。不然而巧詐機變之徒。縱能諳熟此律例。務行妍惡於刑典之外。而豈能遂逃此大道理之範圍哉。讀此書者。其可深長思矣。

東洋立志編叙

人之於志。猶舟車之於蒸氣乎。五官肢體。賅焉用之。以有所成者。志也。百機備焉。萬貨載焉。動之以有所往者。氣也。有氣矣。天下無重物。有志矣。天下無難事。抑舟車有脂。以利其機。茲編之用。其似脂乎。

經濟辨妄序

經濟之道。猶治水。因其自然之勢而已矣。今夫水涌而為泉。涵而為潭。匯而為湖。流而為川。以達于海。方其為泉。為潭。為湖。為川也。自有不得不然之勢。而人力靡得而與焉。涵者。吾不能變之使涌也。流者。吾不能阻之使匯也。故秋潦大至。平地忽汗漫。渺瀰。治水者。亦唯因勢利導。使其復于涵。涵。匯。流之故形耳。雖然。此語其常也。若夫勢變。則水道不得不由之而遷。如黃河決東南。而故道遂湮。固非人力之所能保護隄防也。治水者。亦唯有隨其變。因自然之勢。而資其壑。慨漕運之利用焉耳。然則方其循常也。欲鑿新道。而不可得也。方其趨變也。欲復故軌。而不可得也。蓋惟因時順勢。適其變之所

至終以資乎水之大利大用。斯已矣。若乃逆自然之勢。徒務保護其舊軌。致失新利。則豈智者之所為哉。我邦自開港以來。外邦貨物之輸入。浩多以致我金貨濫出。人或以為當倣某邦保護稅之法。識者或非之曰。我邦工事未興。行此則害更甚焉。余嘗以為洋品之資益于我。或踰於實價之外。而金貨濫出。不獨由于買賣。他如雇用洋人。發遣國使學生于外國。購買兵器軍艦。尤為費額之大者。他日或得裁省。則濫出者。庶少減焉。若保護稅。今未可見其利。而其弊害。則更有想像臆測之所不及者。故行之。則似乎不可也。況今日吾邦時勢之變。猶水道之橫流。宜因自然之勢。而利導之。豈可遽行

新法。以希冀僥倖哉。此書法人巴士智亞所著。其論主于自由貿易。以駁保護稅。議論正大雄偉。利害得失。洞如觀日。洵有足以破謬妄之說。而啓世人之智者。頃林君譯以行世。乞余序。余謂此書為救時之金針。世人苟能究心焉。經濟之津梁。不外于此矣。

女訓序

有二人焉。各誇林園之美。其大小廣狹。同也。花木禽魚。多寡同也。然而乙之林園不及甲者何也。曰。氣韻不侔也。風致不同也。夫氣韻風致者。猶人之有德望。其得之本於自然。非可強而求也。今有一園地而入焉。人或告曰。此司馬公之獨樂

園也。則衰松殘柳。不堪慕愛。敗址頽墻。猶覺可敬。嗚呼。人之家室。亦有然者也。歟。層樓疊閣也。或望之而不覺高。茅屋竹籬也。或瞻之而可仰止。此亦氣韻風致之所使然。而其優劣大有關於人品家風也。易曰。家人利女貞。又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夫有真正婦人。善助其夫。治家事。勤勉以教兒子。使其身體強健。智德交進。又顒若之孚。以虔事上帝。則天日之照其家。灑々乎。多有精光。而和風之入其室。藹々然。饒有芳香。使人望而歎其家之氣韻風致。邈乎不可及者。庶乎其不求而得之矣。菽原君著女訓。而大石君慙慙刻之。其亦知女訓之可以善其家。并可以善其邦乎。余何得不美茲舉而

繫其辭。

修身訓蒙序

人心之感於善行。百倍於善言矣。試講孝經開宗明誼章。兒童環坐而聽之。或欠伸思睡。忽引王祥臥冰。黃香扇枕故事。則莫不灑然色喜。信乎其感於善行深且速也。雖然。善言種子也。善行華葉也。華葉之善。本於種子。而種子之善。徵於華葉。而二者固不相離。故余嘗謂修身書為童蒙作者。宜每項分為二。前揭善言。以便誦讀。後引善行。以為模範。如此則理與事相觸。言與行相證。庶乎有所習熟於口。而感發於心矣。今覽閱君此書。先獲我心。故樂而叙之。嗚呼。善行之入於耳。



四十二  
尚使人感動不已。况於躬有善行。而人々目親觀之者乎。此則余之所厚望于世人也。

### 種痘辨疑序

種痘以牛苗者。西法也。三十年前。傳至我邦。近歲此事大行。好善之士。設積善社。俾貧家嬰兒。均脫痘厄。同登壽域。皇家嘉是舉。首有恩賜。大臣參議以下。恭施有差。華族士民之餽送者。日夕駢臻。可謂盛矣。坂本蕙聖君。積善社中之翹楚也。夙以種痘名家。積年所救嬰孩。不可勝數。頃著種痘辨疑。以平生親得於實驗者。不敢私之於己。乃明諭之於世。以期流播之益廣。此其心之公。無以尚焉。公則仁矣。其可嘉孰大于

是。抑余因思日納爾氏之事。而不能無感慨。日氏英國人也。安永年間。始得牛痘之法。享和之初。種痘兒六千人。政府設牛痘院。舉日氏為總督。既而遍行于歐洲。今也施及我邦。種痘之為善法。殆若為定論。而不容異議者。天子大臣。信而不疑。華族紳士。信而不疑。神官僧侶。信而不疑。文人學士。信而不疑。農工商賈。信而不疑。好善之士。一唱創社之說。而四方附和者。疾於影響。當是時也。可以公之。而不可以私之。此其勢也。故今之行仁者。猶乘順風而揚舲也。如日氏之始施仁術者。猶向逆風而鼓柁也。方日氏之始語牛痘也。其鄉之人。鄙之而不與交也。其邦之人。以其說為邪。而不掛之齒牙也。

豈啻不與交。不掛之齒牙而已哉。毀謗罵詈。從而加焉。嘲笑羞辱。雜而至焉。王侯貴人。疑而不信也。農工商賈。疑而不信也。雖然。此猶有可恕者。至其甚。則學士交擯斥之矣。尋常學士。擯斥之。猶可言也。當日氏示其說於學士會院。舉皆非笑之。一再而不已。三四而不止。雖至二十回。騰其論說。而尚猶未見聽用也。嗚呼。今日牛痘之善法。蚩々之民。信而不疑者。昔時文明國之學士。尚且疑而不信也。當舉世疑之之時。私之也易。公之也難。當舉世信之之時。私之也難。公之也易。今既喜積善社之創建。茲書之印行。又思日氏之事蹟。有感于公私之難易。與時勢之順逆。為之序如此。噫嘻。此豈獨種痘

一事已哉。

活法經濟論序

二宮尊德翁。以經濟名于世。常語人曰。禽獸之有爪蹄者。皆知抓向內焉耳。唯人則能以指爪抓向外矣。翁之為此言。其意蓋曰。禽獸知取物于己。而不知予物於他。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在于能取能予。能積能散而已。嗚呼。可謂能近取譬矣。翁一生行仁善之事。勤儉致富。又好賑給貧民。結報德社。率先行良法。及門之士。化其厚德者不少。而如遠江岡田氏父子。其表々者也。父無息軒。功德著于世。子廉夫。續其師父之志。務行善事。近著活法經濟論。余讀之。有感于其立論著實。

明白發於誠心。成于多年研究之後也。如其曰人々宜餘四  
分之一。為開國資本。最為方今必要之論。但貿易條中曰。宜  
定輸出之度。曰。賣米外人。價不厭低。則余之所容疑也。要之。  
著書之旨。在于勤儉以富國。存贏餘以興產。使人務其本業。  
而不逐末利。其裨世道。非細々也。余願世人果能以指爪抓  
四分一向外。而不與禽獸同歸。則可得享福利于無疆矣。豈  
翹富國云乎哉。

大日本商人錄序

昔有一碩儒告武人曰。子之學武藝善矣。亦有武運之學。子  
知之乎。武人愕然曰。運者。適來適去之物也。故謂之運。若可

學則不可謂運。敢問武運可得而學乎。對曰。可學也。善曰。惟  
命不于常。又曰。峻命不易。曰。自求多福。孟子曰。知命者。不立  
巖牆之下。所謂命者。即運也。運之善者。謂之福。謂之吉。運之  
不善者。謂之禍。謂之凶。吉凶禍福。無非自取者。則是凶禍可  
避而吉福可求也。夫既可求。則有學之道也。必矣。有人于  
此。其志欲顯武勇于世。然一出陣前。而忽中砲丸而斃。則成  
何功名乎。必也屢在鋒鏑交加。血肉紛拏之地。出万死得一  
生。青年從軍。白首豐饒。小而爵賞。大而公侯。是之謂武運長  
久矣。君既學武藝。其志豈不在此乎。武人喜曰。敢問學武運。  
當由何道。碩儒曰。請近取譬。為人臣而事其君。欲求其恩寵。

則不可不務盡其職分以合君意。行小事而合君意。則大事必加焉。處一事而合君意。則萬事必任焉。如此而君寵主恩。其有不累積者乎。今夫人之福運。其來者必自天矣。則欲求天之恩寵。不可不務盡其職分以合其旨意。天心者仁也。天行者信也。人苟於居心處事之間。務當仁愛而不刻薄。信實而不欺詐。則天意可得而合也。居危而安。冒難而有功者。可得而期也。武人而能如此。武運斯得矣。故謂之武運之學也。昔嘗聞是言而聽之。後數々為人語。今及序此書。遂舉以為商人勸焉。蓋商賈之比武人。尤不可無命運之學。而其道亦由于仁與信也。抑又聞之。英國鉅商若克孫。學問淵博。如百

智韻府。徹頭徹尾。無不涉覽。嘗言余之得福運者。由于守神誠。曰。以己之所欲。施之於人。是也。嗚呼。東西雖懸。同此地球。而主宰之神。一也。獲天恩眷之道。豈有二乎。他日我大日本商人盡皆進于是。而我國之福運如日之升者。跂予望之。

脩身學序

路惕。新教之唱首也。其言曰。國之福祉昌盛。不在于財賦之富。不在于砲臺之堅。不在于宮室之大。唯由于人民脩身砥行者之多也。苟如此。人民之中。一國之利益存矣。勢力存矣。權能存矣。有味乎其言之也。吾人眼孔小。見識卑。不能察西國富強之原。而徒求之於形似之末。近雖稍々悟其謬。而獨

奈堂下人不能辨堂上人曲直。曰是曰非。終屬孟浪。嗚乎。何時而得見日光破幽暗乎。頃保田子道譯衛蘭德脩身學。乞余題一言。余躍然而喜。曰。噫哉。茲舉夫脩身學有二種。一止論人倫。一首論神人之倫。衛氏茲書雖僅小冊子矣。二者悉備。以此為幼童課業之書。使其夙知有無形而妙有之神。以入于脩身之門。其為益豈淺淺哉。余亦曾欲譯脩身書之類。名曰西國崇行編。未竟功緒。而君譯先成。四方之人早得知有此學。余烏得不喜乎。嗚呼。吾邦今日卯角之童子。至壯強之年。為脩身砥行之人。使吾邦為福祉昌盛之國。揚輝海內者。則茲書不為與無力矣。

餘身歸序

苦樂者。人世之常也。以苦為苦。以樂為樂者。常人而迷寡者也。至於迷之深者。不獨以苦為苦。而又且以樂為苦矣。若夫悟道之人。則觀苦樂為一。猶晝夜之相終始者。故居苦境。而不為苦所囚繫。在樂地。而不為樂所迷溺。其胸中灑々落落。如光風霽月。其心志澄清泰定。如明鏡止水。雖在刀鋸鼎鑊之中。瘴烟毒霧之地。而精神悠悠。往來於八極。莫之能天閱者。雖在富貴功名之場。順便快意之時。而其心不為加毫髮。不驕不淫。常能以樂還樂。不使其轉而為苦也。嗚乎。若人豈易得哉。以予所見。如伊達自得翁者。庶幾乎翁昔以事被禁。

錮者十年。後又被囚三年。其境可謂苦矣。其居苦亦可謂久矣。然而翁視以爲公署。端居整然。未嘗箕踞。常手一部藏經。晨夜誦讀。心心相證。以此自娛。翁本瘦弱多病。然在囚十年間。罹微恙。僅七日。及其出獄也。身體堅強。肉色肥好。自非在苦境而能樂者。惡能如此乎。後翁著一書。錄其在囚時事。題曰餘身歸。蓋蘇生之意也。翁嘗謂余。佛書云。人樂苦之始。嗟乎。苦樂相因。被其眩轉者。常人也。常人居苦境。安能得樂乎。在死地。安能得蘇乎。如翁者。心地光明。超脫乎苦樂之表。而其所歸。未嘗不樂。其得蘇生也宜矣。翁乞予題一言。因書此還之。

增評續八大家讀本序

去年之夏。北海翁得篤疾。殆死而幸痊。今茲四月。翁來謂余曰。續八家文讀本。先子之所校正也。不肖頃又應書商之求。施訓點。加以諸家批評。請子作之序。余喜翁之健強復故。而精神尚壯也。欣然諾之。翁乃掀髯微笑。喜溢于眉宇間。余因謂翁曰。是書既已有檀宇一齋侗庵山陽諸先生之序。高文典冊。魚々雅々。余何敢有所復言哉。無已則有一焉。書中所收。多空靈飄虛。奇矯變化之文。乃沈選之所遺也。夫文之尙誠實。斥浮虛。固也。夫人而知之矣。雖然。勃萃理窟。語錄家言。如太倉之粟。陳々相因者。比諸叙景述情。如鏡中之花。水中

之月如太虛廓然洞豁者。吾又未知其孰虛孰實也。五穀之  
 爲用大矣。然有時乎。不若野疏林果。况於其紅腐者乎。今夫  
 物之虛。莫水若焉。然三伏炎熇。喉中吐火。一掬冷泉。甘如玉  
 醴。于此時。而使吾腹實者。非水不能也。八家文之堂々正々。  
 論學議政者。後學固不可不究心焉。然如南豐過關上殿疏。  
 臨川上仁宗言事書。往々讀未半。而神疲意倦。於是俄把東  
 坡赤壁二賦。若喜雨亭記。承天寺夜游等篇。朗讀一過。則襟  
 懷頓開。兩腋風生。不啻如玉川子之七碗喫茶也。然則所謂  
 空靈飄虛。奇矯變化之文。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作。各有  
 其用。相須而並行者。非邪。莊叟曰。樂出虛。蒸成菌。又安知其

虛者之不爲實。而實者之不爲虛邪。翁之眷々於此書。顧其  
 意亦在茲乎。翁於是又掀髯。嘻々而笑曰。善。閱數月。翁一夕  
 來。時余已就眠。翁見余婦。促序文而去。後間二三日。翁之訃  
 至矣。余驚愕無措。且悔不接最後之跽音也。當翁之修此書。  
 次子達之介日往。淺草文庫。就異本校讎。謄寫不遺餘力。蓋  
 祖孫三世。書香連綿不絕。可敬也已。翁姓柴田氏。名清熙。通  
 稱權之進。性忠實。博通文藝。沒年五十六。頃者刻告竣。余因  
 拭淚。理前言。以付于延陵挂劍之義云。

文章軌範解序

駿河有隱君子。曰村松晚村。醫而儒。爲人謹厚和易。穆如清

風其詩古體縱橫變化而不離法度。近體高潔。具有風致。其所著斯道贅言一書。文章爾雅。足見一斑。余竊謂君胸富万卷。故能爾。他日問諸其友。對曰。君讀書至夜分。以為常。著書專在乎誘迪後進。如登高自卑。作文跬步。已行于世。今又刻此書。而君之子安之。屬余作序。夫文章之道。博大精微。非多讀書者。不能窺。而謝氏之選。文法悉備。非善作已文者。不能解也。禪語曰。猛虎領下金鈴。唯能繫得者。能解得。讀此書者。當作如是觀。

新撰日本政記序

我日本通古今而論之。名臣任社稷安危。則被錄。足公占其

魁矣。雄才大畧。則被豐大閣占其魁矣。治國安民。則被德川公占其魁矣。至于文章。則占之魁席者。山陽先生也。世人或謂日本外史。事實多訛。余則掩口而笑。何也。夫左丘明司馬遷。唯知善其文辭而已矣。事實。則不過假以為逞伎倆之具。今乃不稱其文之妙。而訾其小疵。真是痴人說夢。已有人於此。讀近松左衛門之院本。觀市川團十郎之登場。而責其不合事實。世孰有不笑之者哉。日本政記者。山陽先生意主于論斷。縱橫曲折。開闔抑揚之妙。往々具於短篇中。三蘇之議論。妙天下。雖或不切事實。而其據理論斷。則大有益于後人。如先生之文。時又三蘇視之。而可也。頃笠間三尾兩君。本日



本政記。而續纂之。至于近世。務期事實不謬。議論中窳。夫左馬三蘇之事。山陽獨可學也。如山陽之事。後人不可妄學也。林述齋先生為一時儒林之魁。豁達有大度。作事多出人意表。而其嗣樞宇君。則謹厚小心。循規蹈矩。大異于嚴君。人或以為言。公曰。兒之不學我者。正兒之善學我也。然則是書。謂之善學山陽先生。其誰曰不可哉。

資行傳序

有子而後有親乎。曰。否。有臣而後有君乎。曰。否。有婦而後有夫乎。曰。否。有弟而後有兄乎。曰。否。然則父先子後。君先臣後。夫先婦後。兄先弟後。此先後之叙。不可得而紊矣。古之聖人。

知其然也。設之教曰。親義別序。信。親者生於慈。父孝子之間。義者生於仁。君忠臣之間。別者生於義。夫貞婦之間。序者生於良。兄悌弟之間。蓋有物必有則。人各有其地位。則必有義務。故君子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無不有義務。各盡其義務。而五教始能行矣。當聖人立教之始。先以勸誨君父矣。未曾專責臣子也。先以戒勅夫兄矣。未曾偏訓婦弟也。試觀于古經。察其意義。言忠孝。則歸善于君父。言亂賊。則歸咎于君父。稱良婦。則曰。刑于寡妻。仍推重其夫。於是乎。世之君父夫兄。不能藉其強勢。以凌寡弱。莫不務自正其躬。盡其義務。為卑者弱者。先立之儀表。夫然。故為之臣子。為婦為弟者。亦必有

觀感興起。與之俱化。而不自知。孔子曰。君々臣々。父々子々。  
 嗚呼先後之叙。自古明言之矣。自世道之降也。君父夫兄。倚  
 威重之勢。不自率先。盡其義務。而所以責卑弱者。獨重。曰。君  
 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推而又言  
 之曰。夫雖不夫。妻不可以不妻。兄雖不兄。弟不可以不弟。是  
 言也。出于臣子婦弟之口。則可也。出於君父夫兄之口。則不  
 大悖于理乎。彌爾氏有言曰。國有黨強者。而設教者。其教偏  
 利于強者。而不便于弱者。夫如明王之立教。始不論強弱。何  
 有乎黨偏。乃後世誤用之弊。或不免于如西儒之言。余竊憾  
 焉。下野人石川和卿。奉其先人伯方君所著資行傳。請余序。

受而讀之。輯錄本邦古今人善行偉績。分爲九類。其中有慈  
 親仁君義夫良兄四類。余最躋之。以爲是必其先人之所三  
 復致意也。蓋漢土固不乏勸人孝弟之善書。而我邦亦有孝  
 義錄。明治孝節錄等。其所以勸獎臣子婦弟。使盡其義務者。  
 固已備矣。至于併及其君父夫兄。勸其仁慈貞良。如此書者。  
 則世未多有也。抑余聞諸先師佐藤一齋翁。曰。近代賞孝子。  
 賜金帛粟米善矣。但宜厚賜於其親。而薄於其子。賞親之辭。  
 曰。庭訓有素。賞子之辭曰。能從庭訓。且稱人之善。當必本其  
 父兄。如此。則不獨勸其孝弟。而并以勸其慈友。可得一舉而  
 兩得矣。余意者。此書使一齋翁見之。將必擊節而賞之。不特

六十二  
曰先獲我心而已也。而世之君父夫兄。率先盡其義務。不專責卑弱者。則彼所謂黨強設教之國。我靡得而干焉。王道蕩々。無偏無黨者。我東方君子國。他日庶其當之乎。是爲叙

### 宗教新論序

物徂徠先生不喜佛門。人某有至性。以孝聞。其親素信佛法。及其游物門。強諫其親。不令念佛。徂徠聞之。以國字作書。陳其不可。大要若曰。爲子而妨其親之安心念佛。非孝也。末世之儒者。謬以聖人之道。爲一己之私物。競各立一家。孟子與楊墨爭。宋儒與佛老爭。察其心。不過嫉妬。可鄙之甚者已。夫聖人之道者。平治天下國家之大道也。非如佛教之特止于

治身心者比。故不足敵視也。孔子不以博奕爲猶賢乎已乎。人不能空閑而安寧。若少有空閑。則罪惡入之矣。聖人能知人情。以此治天下。猶運之掌上也。蓋人至老境。公務離身。聲色無味。故交凋落。歡場夢冷。少年之人。不可與群。家事既讓之其子。則莫若鉗口爲妙。蕭索無聊。日甚一日。故除圍棋雙陸。賽寺聽講外。無可爲之事。於是念佛誦經。豈非絕好之閑工夫乎。設若禁之。則將以何物換之。令慰寂寥乎。且夫佛法行于吾邦。幾乎一千年矣。而僧亦天下之民也。聖人之道。以安民爲本。疝氣積聚。既已成痼疾。則雖扁鵲治之。必不敢悉除去也。蛇蝎毒蟲。不在于天地化育之外。况佛法不無利益

于末世豈出于聖人之範圍乎。足下唯斷々于是非邪正之別。故不覺謬誤之至此也。余深服此論。以謂合于寬許異教之理。方今西教將漸入吾邦。々人之惡之者。仇敵視之。而不知其有利益也。信之者。或株守其成說。而不知變通以適人情也。余甚憂焉。頃新島君譯此書。論耶穌教有利益于國。為文明之源。屬余一言。嗟夫。使徂徠若生今日。必將曰。耶穌教不無利益于世。而其民亦天下之民也。何嘗踰于聖人範圍之外哉。余又知君之門人徐々勸誘其親。使欣然領教。則有之矣。強奪其舊來之信心。則決無有是也。夫安民之身者。政法也。安民之心者。教法也。古今東西。其意豈有二哉。刻告竣。

遂書之以為序。

湖山近稿序

湖山先生不喜以詩稱。而詩人之名。終不能免焉。酒酣嘗謂余曰。吾少年離鄉。羈食江都。貧無貲。不能從良師。又欲入大學。交海內俊髦。而不果。有志于經世實用之學。而未有成。蹉跎歲月。竊以長歎。會洋船入港。幕政不振。慷慨憂國。通宵不眠。遂主張尊攘之說。奔走盡力。或上書時相。或與朋友論天下事。或作詩規諷一世。或為名士訟冤。遂以此得罪。屢危其身。而亦終不悔也。維新後為權辨事。時錄海內耆宿英俊數十人姓名。薦之於朝。頗見采焉。又屢言德川氏之美事。

良法不可盡廢。且請以東台為大學校。皆不用。無幾以母病。辭官歸故鄉。爾後放浪詩酒。優游度日。然亦不能忘意於天下。世遂以詩人目我。我豈得已哉。先生之言如此。以余觀之。先生學有根柢。不乏師友。志存經濟。多見實功。獨憾其不得大用也。今茲先生近稿刻成。屬余一言。蓋余在襁褓時。固未知先生。而先生已知余矣。及余知先生。而先生巍然為都下之名家矣。今余艱難餘生。髮已種々。而先生齒德俱邵。康強善飲。風月感懷。篇什益富。余安得不喜而叙之乎。抑以先生與余相知四十年之久。他人不得聞者。余則得與聞焉。故不覺書之以泄其言。料先生之不我罪也已。

格蘭士氏世界漫游記序

昔者吳公子札歷游上國。于鄭說子產。如舊交。于齊說晏嬰。于衛說蘧瑗。于晉說趙文子等。蓋所謂英雄識英雄。好漢愛好漢。其精神意氣之相投合。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此豈以虛文華飾。外貌相交者。所得哉。前年格氏飄然來游我邦。而我禮遇之。極其豪舉。振古所未聞。格氏之大喜過望。自不必言。抑不知格氏有說之。如舊交者乎。余聞格氏遊北京時。闔都寂然。而獨與其大臣語。又不知有所說乎。否乎。李鴻章傑魁人才。鉅凜然。以格氏之龐厚敦重。而予未知其相合果何如也。曾國藩學術醇粹。勳業煒煌。合郭汾陽程明道。而為一

人者使其尚在。則僑札之交。復見于今日乎。余又聞格氏甚  
悅日光山水之奇。宮殿之壯。安得起東照公於九原。使格氏  
見之耶。是書草間子龜所譯。夫以蓋世之雄。而歷游四方。所  
交皆賢人君子。豪傑之士。所記無非拓心胸。而廓見聞者。余  
何得不樂而叙之乎。

詢蕘齋文鈔序

文武一道也。昔在征韓之役。今藤堂詢蕘公始祖高山公。以  
武勇顯炳。烺史冊。兒童走卒。無不知者。正直十六歲。始入昌  
平學。與海內諸俊髦交。藉々稱道。津藩文學之盛。冠於上國。  
詢蕘公胸襟恢廓。氣象雄偉。好賢下士。才俊如林。而如津阪

東陽。齊藤拙堂。土井聳牙。其最傑出者也。心甚慕之。既而聞  
涑水通鑑。鉞于津藩。急購而讀之。卷首有公序。雄快絕倫。竊  
謂當時諸侯能文。未有若公者也。始祖雄於武。公雄於文。氣  
脈相接。輝映古今。有如此哉。其後時事騷擾。如風雲之倏忽。  
變化。二十四餘年。展轉徙居。未能與公一相見也。及至近歲。  
棲息稍定。而公治邸于江東。文酒談讌。追尋舊盟。起清風明  
月之樓。招集文士。新故畢至。而正直亦幸得參末席。嗚呼。自  
少慕之。至今始得相見。豈不足慰平生之懷乎。於是益得公  
文而讀之。知其論恢廓。其筆雄偉。與其人相稱也。夫在兵馬  
倥傯之際。成功名。取封侯。固不為易。在太平無事之日。振起

政教恢張文運。尤爲難也。公生長于豐亨豫大之時。世方耽  
驕奢。事逸樂。而獨以聽政之暇。潛心問學。其所作之文。雖專  
門名家。無以過之。風化所被。人材蔚然。一時津藩。號稱多士。  
昔李漢序昌黎文曰。其推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  
不常者矣。如公之於文。何曾讓始祖武功哉。余聞高山公性  
又好文學。居常與藤林諸儒。論經講道。蓋有開必先。淵源果  
有所自。益知文武一道也。詢蕘齋文鈔刻成。公屬余叙。於是  
乎言。

萬國地誌階梯序

張籍曰。當今盲于心者皆然。如籍者。獨盲于目耳。當今邦人。

大抵不獨盲于心。又聾于心矣。勿論其不知海外更有九州。  
乃其畧悉其情勢者。至于國何以治平。人心何以安樂。究皆  
不免于瞶々。雖然。此更進一層者。要自他日談耳。今日教童  
蒙之急務。在于使其悉知海外事情形勢。以漸進于開通其  
耳目。啓發其心智而已矣。松村西莊著地誌階梯。其友人將  
以付刻。乞吾序。余嘗言。凡著述有一片忠厚之意存焉。則必  
有可觀者。如此書。成于西莊苦思肄業之餘者矣。非如夫苟  
且剽竊。以射利者比。其有裨于童生也。奚疑焉。西莊十四歲  
時。避危疾。幸得救。而耳聾矣。性識聰朗。孜孜讀書。以廣見聞。  
余近與西莊屢相晤對。把筆縱談。兩意交通。兩情快適。而忘

于其爲聾也。嗚呼。當今有聾于心者。何限。聞西莊之事。宜少知愧哉。西莊名精一郎。石川縣人。

### 扶桑游記序

嗚呼。人生朋友之際。聲應氣求。肝膽相照。千里來會。恨相見晚者。夫豈偶然哉。無非由于我有誠以感。彼有誠以應。纏綿牽合。交孚凝聚。而遂成一大盛事也。余於王弢園先生游吾邦之事。而益有以知其然矣。憶四五年前。余于重野成齋机上。始見普法戰記。時成齋語余曰。聞此人有東遊之意。果然。則吾儕之幸也。察其意。若縫綫不能已者。其後栗本匏庵過余而論文。酒半晚。余曰。吾既與佐田白茅諸子游梅園。盟于

暗香疎影之下。約共招王弢園。子亦不得不與此盟矣。蓋成齋與匏庵之景慕先生。出于誠意。如此。其他如岡天爵。龜谷省軒。寺田士弧等。皆先于先生之未東遊。而感召牽引。亦與有力焉。明治十一年。先生遂來游。於是成齋匏庵爲東道主人。都下名士。爭與先生交。文酒談讌。殆無虛日。山游水嬉。追從如雲。極一時之盛。讀扶桑游記一書。而可知其厓略也。夫清國之人。游吾邦者。自古多矣。然率估客。而又限于長崎一方。近來韋布之士。來東京間有之。然其身未至。而大名先聞。既至而傾動都邑。如先生之盛者。未之有也。抑先生博學宏材。通當世之務。足迹徧海外。能知宇宙大局。游囊所掛。宜其



人人影附而響從也。雖然，嚮若不有成，齋匏菴諸子之誠意，素蓄者，則未必至如此之盛也。然則朋友之情意交孚，彼我感應，以成一大盛事，洵有不可誣者焉。

利用論序

中子曰：物無不有用，而用與不用，利與不利，則存乎人。人者，其用物之主乎？金銀通寶者，民用之最便利者也。然倘使無知之少年用之，則或迷溺酒色，或賭博蕩產，驕傲之人主用之，則出師征遠，草菅人命，禍蔓宗社。宋真宗命三使司陳恕，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終不進。真宗命執政詰之，恕曰：上富於春秋，若知府庫之充溢，恐生侈心，善乎！日耳曼理學者

之言曰：人之凶禍，未有甚于愚而多財者也。故知均是財也，智用之則利，愚用之則不利。故曰：利用存乎人。中子曰：物之利用，有因人之地位而變者，貪污之吏，利重稅而良民則苦之。文明之民，利自由而暴君則惡之。南人之阻逆風者，北人之乘順風也。輪者之失利者，贏者之得利也。又有因時勢而變者，大陽沒西而燭火有光，金風撼樹而團扇無寵，砲鎗用而弓矢不利，電線用而樹膠生價。猶之人智進而民權始為一理，真神之道彰而萬神之說廢，蓋事物之利用，因地位時勢而變移，有如此者。中子曰：有小利，有大利，有私利，有公利，有一國之利，有天下之利，租稅也，刑法也，道小大公私之利。

者也。戰鬪也。和好也。通一國天下之利者也。利用者。所以使  
 人生達於福祉安樂之物也。中子曰。無物而不有用者。造物  
 主之大經濟也。動物所吐之氣。植物吸之。植物所出之氣。動  
 物資之。彼之無用者。此之利用也。交換養育。如環無端。臭腐  
 神奇。相化而不窮。蓋物無不有用。人特不知。以為無用耳。小  
 兒若無用者。然未有不為小兒。而遽為大人者。則謂小兒為  
 無用乎。當其無。有有之用。謂室之虛空為無用乎。禍災損害。  
 人每遇之。必益其識量。艱難苦痛。人每受之。必長其道德。死  
 者人之所甚惡也。然人之進修日新。孳々不怠者。以慮一旦  
 溘露也。死亦何嘗為無用之物乎。視天夢々若無用者。而赫

々明々。昭鑒不忒。人有所勸懲。以身後。為幽渺無知。乃察靈  
 魂永存之理。而若有賞罰。可憑賴者。嗚呼。宇宙間一切無用  
 之物。一經妙用。點化無不歸于有用。利用之說。至哉。大矣。頃  
 澁谷子發譯彌氏利用論。成。請余一言。余乃書所見。以與之。  
 不知。彌氏果首肯於九原之下乎。否。

明治外史序

明治之史者。書生之史也。或問。何也。曰。試觀今之居顯職秉  
 鈞軸者。有不能操觚染翰者乎。今之為鉅商握利權者。有不  
 游學負笈者乎。今之企大事。利民用者。有不螢雪積功者乎。  
 今之創會社。興善舉者。有不究心洋學者乎。曰。雖有而寡也。

曰。然則吾之言信矣。夫乾坤為父母。而六子中。坎離最用事。昔之書生。今為水火之用。功施溥矣。然而少年僥倖得志之徒。或妄詆書生。為不中用。要是一隅之見。非通論也。古人曰。益人神智。莫如讀書。余閱明治之活史。而深知書生之為用。如此其大也。蓋吾邦前代無比云。

○跋

高島易占跋

余聞高島君之名久矣。今茲庚辰五月。君忽訪弊廬。一見而知其為雄偉非常之士。聽其談易理。及生平行事。不自覺膝之前席也。君嘗有罪入獄。偶得周易一冊。喜曰。此天賜也。晝讀夜思。爛熟貫通。七年而出獄。君如身生羽翼。奮曰。吾出萬死。而得一生矣。自今吾唯當勇于行善而已。乃開市廛於橫濱。勤於作事。能乘機會。性又忍耐。四年間獲金巨萬。然其所入。盡用諸義舉。不以絲毫自為。退守計。苟利於人。則進而當其勞苦。每見善事。則必著之先鞭。始造鐵路。自橫濱至神奈

川以納于官。嘗有洋商將設衛燈於橫濱。君先機而造之。終不使贏利歸於彼。常留心觀天下之變。豫卜其將來。故當其處事孔棘。他人惴々束手無措。而君智謀橫發。游刃有餘。當事之難決。則筮之。其解說奇中。揆諸人事。大小皆驗。此書可見其梗概也。抑君之勇於為善。而致此福運。豈無其因哉。令尊藥師寺嘉兵衛。常陸新治郡人。好行善。德誼濟衆。天保年間。東奧大饑。令尊告閑叟鍋島公。請救之。綱紀誠實。遂運輸肥前米於盛岡。六十萬生靈賴以全活。蓋其德格天人矣。嗚呼。天欲授福報於君。先以牢獄為之學校。畀患苦成其材器。使生行善之勇氣。自今以往。其所為灼々在人耳目者。既不

勝書。自今而後。其進而行善。豈有所底極哉。君囑余。跋其卷尾。余因述所聞于君。以諗讀是書者。

衆教論畧跋

井部香山先生嘗論太田錦城九經談曰。錦城十九歲之前。則學問日進而不已。十九歲之後。則無復寸進。余問其故。先生曰。吾聞九經談稿成于錦城十九歲之時。然而錦城晚年之議論亦同九經談。守而不變。是可徵其學之不進也。如陸稼書則不然。著四書困勉錄之時。其說有異于著三魚堂大全之時者矣。其經說蓋逐歲月而變。不獨由老少而異也。是可徵其學問之功日就月將也。余聞而歎息。銘心不忘。西哲

曰。學問當如水流之進。若其方向。則任其變之所適而已矣。如此編者。其亦誰能逆料其變之所適乎哉。

○記

重建石燈碑記

有功德於世者。久而人益思慕焉。如德川氏之祖東照公。其尤者也。攝州大坂建國寺舊有公祠。明治之變。祠廢。一切器具皆被販賣。時有志之士相謀。買得其二十五基。既東京忍岡祠廟修造功竣。因建之祠前。實明治九年丙子九月也。建國寺舊有百餘基。皆係諸侯所獻。今幸存其殘餘于此。後人之思慕。亦有託而存焉。乃作之詞曰。

公之精靈 滿於天下 何用石燈 此區々者  
乃人有思 非物莫寫 親賢樂利 視此廟社

○傳

路惕傳

路惕者薩索尼國名衛士白蓮邑名人也。世業農。其父甚貧。至唱  
 神詩。以得食。路惕年十五。始入於衛瑟納古地名學校。十八移  
 于義爾福德地名大學校。嶄然已露頭角。然學中所教。止於學  
 士家理學。至于上帝之道。則闕焉。路惕未學希臘希伯來語。  
 猶能讀拉丁語經典。一千五百五年我承正二年登第為秀才。路  
 惕求天理之學。如飢渴。遂入魯額士的尼安寺名寺院為僧。抑  
 是時所謂羅馬加特力教天主教也者。弊害多端。其所由來。固非  
 一日之故。先是羅馬教皇。久已攬法教之權。歐洲各國皆趨

其下風。而教皇法徒之所教。盡反於經典之說。悖于上帝之真理。其寺院飾以馬利亞及先賢之像。香氣滿堂。燈燭照座。法徒盛服。唱赦罪之說。以收金錢。其言曰。人死。其魂未登天之前。必到一處。乃洗淨罪業之所。當其受洗時。罪重者。痛苦亦甚。故人若捨貨財田地。獻以致祭。則得脫其苦。而速上天。又嚴禁人讀經典。違者目之為異端。以火炙殺之。其妄誕慘毒。率此類。路惕心既已惡之。為僧則一意精讀經典。反復循環不已。久之。一旦恍然悟曰。唯信一字。可進于上帝之道矣。一千五百七年。路惕被陞為祭司。時年二十五。薩索尼公弗列德力大敬信之。延為新學校正。始學希臘希伯來語。以經

典之真義。非此難得明證也。學既通。乃聚諸生講說。志氣慷慨。言辭痛快透徹。聞者莫不信服。弗列德力亦親往聽之。一千五百十二年。奉命使於羅馬。益稔知教皇政教之弊。僧徒貪婪之風。歸則進上帝道學士。議論愈壯。又務駁亞利士的爾希臘國往古及當時理學之誤。排擊不遺餘力。聞而信從者。與怒而讎視者相半。會羅馬教皇僚使的士瑟爾周行於歐洲。主張赦罪之說。以括收金錢。其徒恃勢。驕傲橫行無忌。法蘭西瑞士日耳曼悉被其害。路惕慨然曰。我豈忍坐視而不救哉。著文備述羅馬法教之弊。駁其誕妄之說。凡九十二條。釘之於寺院之門。遍使眾知之。既此事播傳于四方。則

聰穎之士。稍々聞風而興。如荷蘭人義拉士未士。日人墨蘭古敦。其尤也。教皇始不以爲意。及聞新教漸盛。則懼。欲召路惕而訊驗焉。弗列德力寄書爲和解。於是教皇使垓未窩來于日邦。勸諭路惕廢其說。然事不效。一千五百十五年。教皇又使彌爾的事來。彌者日人。捷給有口才。豫定時日。爲大會于來普昔之朝堂。貴戚大臣學士。悉來在座。彌等盛氣辨論。欲伸教皇之權。路惕則從容舒泰。說出新義。其大要以爲教法之權屬于經典。而不屬于教皇。且教法者。上帝與人心相印證之事也。故人々有權。可以隨其見識。而解釋經文矣。彌等不能難而退。自是而後。路惕大聲壯語。益闡明新教。且目

教皇爲真理之敵。教皇聞之大怒。下諭旨曰。路惕唱邪說。以于上帝之怒。宜放逐會外。不得與交。蓋獲罪于教皇。則雖國君尚不得安其位。故人之所最震懼者也。然而路惕則以真理爲勢力。以上帝爲宗主。舉世間死生榮辱之事。曾不足以動其心。加之國人信從者益衆。皆誓生死不渝。路惕因擁衆至于維丁堡。揚祝火。焚教皇諭旨于城門外。日帝查爾斯第五。知不可以勢壓之。急徵大會。使召路惕。國之貴人法官皆至。交口勸諫。欲使廢其說。以防民變。路惕明告曰。若以經典之文。折服余說。則甘心從之矣。否則是吾自欺良心也。且奈上帝監佑何。舉坐語塞。會遂寢。路惕弘新教益力。或著文。或



作書贈答日不暇給。然而仇敵之伺釁者亦益衆。弗列德力  
 竊爲路惕危之。使其隱棲于華爾士堡。路惕既謝外交。則以  
 日耳曼語譯新舊經典。勉從事。亦未敢暫暇逸也。已而維  
 丁堡有變亂之事。初日人加兒斯達與路惕協力。共弘新教。  
 然其慮不深遠。議論甚激。以路惕之說爲未悉。必欲盡廢舊  
 教之儀文。以此益招怨謗。路惕因歸于維丁堡。勸加兒斯達  
 戒其太甚。然亂既成。不可救。其徒遂叛而作亂。至誅五萬人。  
 然後定。路惕納尼爲妻。謗譏四起。然此事亦爲革新之一。後  
 代由之。是時瑞士有士寅具爾者。亦惡羅馬教皇之擅權。慷  
 慨著論。辨駁其弊。然其說與加兒斯達畧相似。故路惕不能

容也。國人祖士寅具爾者。與敵之者。兩黨相軋。至于搆兵。士  
 戰死。經曰。撫劍者死于劍。士不能守此戒。論者少之。路惕之  
 排羅馬教。經文無明禁者。循行不改。加兒斯達士寅具爾之  
 唱新教。經文無明告者。悉欲廢撤不行。此說之所以不合也。  
 查爾斯第五見新教遍被于日邦。知力不能禁。又以土耳其  
 率兵侵境。於是欲和其民。遂徵國會於舉額士堡。公然使宣  
 讀新教之說。凡二十八則。路惕授意。墨蘭古敦作文。薩索尼  
 公弗列德力以下列侯各署名。是爲新教之基礎。實一千五  
 百十年<sub>我享祿三年</sub>也。無何舊教之徒。又鼓煽其說。查爾斯意頗  
 懷兩端。然列侯之與會者。不爲少動。持之益堅。再會于斯馬

兒加兒埜。以申前約。查爾斯遂以舉額士堡之會。定為不易之規則。自是國中無復拒新教者。而教皇之權大衰矣。然及新教盛行。而自不得不與政體相駝。且教徒中自生異同。又不與瑞士之民相好。以故邦內不寧。路惕務欲平之。積勞成病。一千五百四十五年卒于衛斯白蓮。沒後。新教滋熾。至今歐洲大半宗之。

贊曰。路惕身體清癯。音吐低小。性亦不甚強記。平居忻々。有和悅之色。然深通經典。左右逢源。至于論教法。侃々不屈。死生不變。夫以匹夫敵萬乘。而遂褫其權。斥邪妄。而反之正。其摧陷廓清之功。豈不偉乎。世稱為西教中興之祖。

不誣矣。

○碑碣銘

川村君墓碣銘

君諱勇。川村氏。父名正平。仕幕府。母山口氏。安政己未四月八日。生於武藏國駒木野驛。慶應四年。被擢爲英國留學生。會明治國變。其事遂輟。後舉家移住於靜岡。明治四年。君航于美國。七年。歸入開成學校。九年十二月廿二日。病沒。享年十有八。葬于本鄉瑞泉院。憶余在靜岡。正平翁謂余曰。予罄家資。使兒游學。予平居不能斷酒。今則不欲一滴入口也。既而聞君勉學。克飭其行。余亦以爲喜。今而罹此不幸。翁其何以爲情哉。君天性溫和。孝于親。篤于友。及訃音達于美國。親

朋相會。以悼其死。則故鄉之友可知矣。大學生相謀。立石謀。余銘。余泣而諾之。辭曰。

耀靈赫々仰真光。夙齡被服白於霜。珠玉輝煌芝蘭芳。他年簪紱上廟廊。真宰下徵輜輶翔。塵界茫茫衆悲傷。千秋斯地遺蛻藏。魂分安穩在帝傍。

記念碑

討薩之役。東京警視第四方面第四分署警部巡查。從軍死之者二十人。同僚悼之。建記念碑於小石川音羽護國寺。以表其忠。徵余銘。余曩應東京各區長請。作招魂碑文。况於同區內警視分署官僚之請。豈可得辭哉。銘曰。

不有死者	何得克敵	士卒善戰	將帥有績
死者無憾	甘盡其職	同僚有情	曷勝哀感
惟時明治	十年丁丑	西南戰雲	白日昏黝
大敵環攻	孤城堅守	將士合志	忍苦持久
官出救兵	警視聯隊	敵占要害	我失地利
屢經敗衄	勇氣益振	自春涉秋	勝負未分
砲丸雨注	火光燭夜	營壘互奪	血肉枕藉
我軍節制	師出以律	拔刀奇兵	神出鬼沒
植木田原	遂摧阻險	圍城脫危	勁敵喪膽
自是百戰	勢如破竹	三軍凱旋	風塵靖肅

雖曰天意 亦由人力 戰死有功 可不追憶  
爽塏擇地 寺曰護國 刻銘貞珉 千秋不泐

明治十二年己卯十二月 東京小石川區 中村正直撰

近藤君壽藏碑銘

嗚呼。今世師弟之誼。日以偷薄。吾憂其蕩然不返也。如近藤君及其門人。豈易得哉。君名直藏。姓近藤氏。字季邦。文政五年。生于下總國北相馬郡中谷村。父曰安清。邃算法。多從學者。母市田氏。有五男二女。君長子也。性孝順。幼好學。師寺田林直。每日歸自校。則服事稼穡。及壯。為里正。師伊豫人黑川良平。益研學。明治五年。縣令河瀨秀治建共立校於區內三

所。君選為中谷村校教員。誘迪子弟。極懇篤。八年。罷職。其子臺吉代之。明治十三年三月。君又選為學務委員。今年六十。門人將立碑以表師恩。請余文。余以其事之關于世教。欣然諾之。因系以辭。曰。

帶經而鋤。漢有兒寬。晉皇甫謐。耕讀俱勤。

明吳康齋。夙志聖賢。弟子甚眾。並往于田。

雨被箠笠。春耕夏耘。耒就為卦。共談乾坤。

嘆今之人。釋耒耜師。學未及成。田卒汗萊。

游手浮食。有何異哉。視君少時。先賢同歸。

悵舊碑

百  
明治十二年七月。鹿兒島縣舊私學校生徒伊佐郡宮之城  
人。和泉邦彥。宇都宮平一等。來陳其同志者之請曰。前年。倭  
邑之亂。敝邑之士。從西鄉氏者。五百人。戰死百餘人。吾儕幸  
免于鋒鏑之害。又受寬赦之恩。自今以後。欲勉學砥行。各成  
材器。明而有報于國家。幽而不負於西鄉氏。此志之成于他  
日。或可期已。而獨悲死者之不可復生也。嗚呼。我與彼。其志  
豈異哉。今我生而彼則死矣。其將何以爲情也。夫前年之事。  
吾儕唯知從西鄉氏之後。盡力國事而已矣。是非曲直。固不  
暇問。成敗利鈍。亦非所料。吾儕心事亦如此。豈有他哉。抑吾  
儕曩時與彼同歡戚。共艱難。相倚如骨肉手足。而今也。幽明

路隔。追尋無由。則吾儕之悵恨。終不能已也。因相謀。赴于薩  
摩大隅日向豐後肥後。收集亡友之屍。授之於其妻子。或賻  
以金。又相地宮之城中央。建招魂碑。鐫死者姓名。以垂無窮。  
庶其有以少慰生者之情焉。請君爲作銘。余感其言之發于  
至誠。不敢辭也。銘曰。

苟心事之不疚兮。對白日與青天。獨志業之未就兮。悼戰  
沒於青年。豈事後之可論兮。知信義之甚堅。何形迹之追  
問兮。諒純一之精神。望生者於將來兮。冀死者之不朽。述  
哀辭而吊魂兮。共天地而悠久。

杉先生之碑

先生諱魁。字春卿。一字大魁。本杉山氏。稱四郎。號竹外。史世仕秋元侯。住出羽國山形。父維敬娶布子氏。生四子。先生其季也。六歲能讀書。九歲喪父。一夜有人來謀于其母及兄曰。某家欲養季爲嗣。先生時十三歲。在被中間之。密裝行李。天明出家去。留書曰。游學江戶。諸兄大駭。追還之。明年遂至江戶。師事古畑玉函。玉函無妻妾。不畜奴婢。先生晝操井臼。夜讀書。嚴冬不近火。文政己丑江戶大火。玉函家焚。門人四散。唯先生與田口江村留不去。玉函嘗病眼。先生寒夜四更浴水。詣深川八幡祠禱者五六夜。後爲高橋重孝所養。配其長女。侯以先生爲教官。無何入昌平覺學三年。會妻死。先生

故爲類放。錮于家。是時著周易橫圖及象義。迨喪母。先生變姓曰杉。住于新田村。下帷教授。三十八歲。移住江戶龜澤街。門生三百人。嘉永癸丑。亞墨利加船來浦賀。幕府使監察松本氏巡視房總。先生從之。明年露西亞使節抵下田。又從某往焉。可知其憂國志深也。明治戊辰八月。官徵先生爲教官。明年秋元侯延先生於館林。督學政。既而辭職家居。著述自娛。丁丑六月十六日病歿。享年六十有七。先生器宇恢宏。志氣雄拔。世間勢利莫能奪之。邃于經。善詩文。亦妙筆札。有男四人。女二人。濟嗣高橋氏。於菟繼先生後。舊藩侯及門人相謀立碑。請余作銘。乃曰。

昔誅江村 卓犖丈夫 今銘先生 醇謹宿儒  
情篤師弟 行仰楷橫 門人懷德 我感其孚

○雜著

祭箕作奎吾君文

嗚呼蒼天何心。降生異材。迄其學成。遽行奪回。昔君幼童。人稱其奇。記性最強。超過等儕。有似鳳雛。迥出群鷄。亦如玉樹。獨拔蒿萊。我曾秉鐸。泮林下帷。阮甫先生。率二孫兒。託予教導。學禮學詩。進學日上。有如晨曦。波濤萬里。航于泰西。余與兩君。艱難相偕。三年倫敦。學不知疲。故國變亂。中道而歸。開塾教授。大名如雷。吾黨吐氣。喜溢于眉。君忽何為。去從馮夷。或攀月窟。伴天上奎。但恨斯世。才未暇施。故人懊悒。雙親傷悲。今茲庚辰。十載忌期。設祭兩國。舊雨皆來。有事不會。我心



嗟咨。祭文一篇。代奠酒杯。嗚呼君而有靈。其鑒余思。尚饗。

讀太閤記

世皆云才藝。々々。豈可並稱者哉。蓋才有大小。如羿於射。王良於御。師曠於音。宜僚於丸。是其才固於一藝之中。才之小者也。若夫大才。則出乎衆藝之外。如豐公是也。余觀豐公爲人。聰明絕倫。度量恢廓。弄群雄於掌握之中。定天下於指顧之際。可謂曠世之豪傑哉。然察其平生。不善書。不曉筭數。不講刀槍。不學兵法。絕無一藝可稱。顧視謙信。嫻習文藝。信玄善筆札。精韜畧。信長講貫弓銃。不過一無能之武將耳。然至角其勇智。較其功業。不啻相百也。豈非有其才出乎衆藝之

外者乎。淮陰嘗謂漢高曰。陛下不過將十萬。然善將將。此吾所以爲禽也。乃知高帝之才。能於大。而不能於小。蓋與豐公大抵相似也。莊周云。以小勝不勝。爲大勝。二君有焉。或曰。然則人主善技藝有害乎。曰。藝者用於人者也。非所以用人者也。昔者胡亥明獄法。煬帝善詩。徽宗以畫著稱。天下後世。其謂何等君也。書曰。若有一个臣。斷々兮無他技。大臣且爾。况人君乎。

安息國大秦國考

漢武常遣使西域。搜採異聞。使者行之所及。其遠至加斯比亞海。歸報以安息國大秦國等之事。安息即巴爾生國。紀元前二

百五十年前  
所建之國

大秦即羅馬國也。又漢時以交趾

即今安南屬中國

版圖自海上通於西方亞細亞及歐羅巴。中國與外邦互市。在古代惟此時為盛。希臘羅馬之古地誌內有西理斯及西泥之名。指中國也。且羅馬有遣使中國之事。漢史所稱安端者。即羅馬帝之名。馬爾鳩斯。魯列留斯。安端紐斯也。

羊罵狼

羊在屋脊上。豺狼過其下。羊極口罵之。狼冷笑曰。怯夫敢然。抑罵我者非汝也。汝所立之地位也。

楓為人語

有二旅客。當三伏日。亭午行道上。赫炎燦眼。汗流如漿。偶見

楓樹。大可三四圍。密葉蔽天。涼蔭敷地。喜而趨之。直踞樹根。吸烟憩息。其一人仰視曰。此樹傑然大矣。抑無用之材哉。其一答曰。唯然無用。故成此大耳。楓急為人語曰。咄。汝痴物。不感恩惠。一至此哉。汝今方受吾庇廕。反譏吾。為不中用乎。

○普通文

真正ノ智識

(「カラクトル」抄譯一則)

智者ハ人世ニ望ム所以ノモノ。甚ハダ多カラス。詳カニ  
之ヲ言バ。人世ノ閱歴日ニ深クナルニ從ガヒ。人世ノ境  
遇ニ希望ノ心ヲ屬スル。日ニ少ナクナリ。人世ノ得失  
ヲ以テ。之ガ憂樂トセサル。ヲ漸々ニ學ビ知レリ。智者  
ハ固ヨリ良善ノ規法ヲ以テ。利達ヲ得ル。ヲ務ムト雖  
モ。亦常ニ失敗ノ事ヲモ意中ニ存貯セリ。是故ニ智者ハ。  
ソノ心ヲ開キ快樂ヲ消受シ又ソノ心ヲ降シテ苦難ヲ  
忍受セリ。是ヲ以テ之ヲ觀レバ。人世ノ外境ニ由テ或ハ

號泣シ。或ハ憂鬱スルハ。實ニ無用ニ屬スルナリ。サレバ  
 人タルモノハ。タゞ快樂ノ心ヲ以テ事業ヲ勉メ。繼續シ  
 テ已ザルヲコソ當然ノ道ニシテ真正ノ益トイフベケ  
 レ。  
 智者ハ。又已ト親近ナル人ニ責望スル所以ノモノ太ハ  
 ダ多キニ至ラス。人苟クモ他人ト平穩ニ久シク偕ニ交  
 ハランヲ求メバ。先ツ自カラ堪受スベク。又他人ヲ容忍  
 スベシ。蓋シ極善ノ人ト雖モ。決シテソノ行狀ニ。瑕疵ア  
 ラズトイフヲナシ。故ニ我コノ人ニ交ハルニ。ソノ瑕疵  
 ナ忍ブベク。及ヒ之ヲ憐恤スベシ。天下誰カ能ク完全ナ

ル人アラシヤ。誰カ肉中ニ骨アルノ苦難ヲ忍ビザル者  
 アラシヤ。誰カ容忍寛免ノ事ヲ他人ニ求メザルモノア  
 ラシヤ。噫國ノ女王カロライン。ヌナルダ囚禁セラレシ  
 時。ソノ寺院ノ窓ニ書セル語ハ。宜ク衆人ノ祈禱文トナ  
 スヘシ。曰ク。嗚呼我ヲシテ無罪ニ保ツヲ得セシメヨ  
 他人ヲシテソノ大ヲ爲スヲ得セシメヨト。何故ニ他人  
 ナ容忍スベシトイフニ。凡テ人ハソノ自己ニ具フル天  
 性ト。小兒ノ時之ヲ圍繞スル外物ト。相觸テ性情氣質ヲ  
 造リ出ス。即ハナソノ養育セラレシ家ノ快適ト不快適  
 ト。及ヒ本性ノ美惡ト。及ヒ一生ノ間目染耳濡スルトコ

口ノ表様摸型ノ善惡トニ關係シ。種々ノ性質ヲ成スナ  
 リ。能クコレ等ヲ思念スルトキハ。總テ他人ニ向ヒ仁惠  
 ヲ施シ容忍寛赦ヲ爲ベキ。豈明ヲカナラズヤ  
 既ニ上ニ言ル如ク智者ハ人世ノ外境ニ甚タ掛慮セス  
 ト雖也。然ルニ亦同時ニ知ザルベカラザルモノアリ。即  
 ハナ人生一世ハ人ノ各自カラ作り做スモノナリト云  
 ルヲアリ。蓋シ各人ノ心各々ソノ自己ノ世界ヲ造ルナ  
 リ。故ニ快樂ナル心ハ世界ヲ快樂ナルモノニ造リ。不滿  
 足ナル心ハ世界ヲ愁慘ナルモノニ造レリ。古人曰ク。我  
 カ心ノ我ニ於ルヤ。王ノ國ニ於ル如シト。コノ言ヤ國王

ニ用ユベク。又賤民ニ用ユベキナリ。甲ノ人ハソノ心中  
 ニ一王アルベク。乙ノ人ハソノ心中ニ一奴アルベシ。人  
 生一世ハソノ自己ノ鏡ナリ。即チ自己一個ノ形影ハ。生  
 涯中ニ顯ハル、ナリ。人各々種々ノ地位アリテ。或ハ高  
 ク或ハ卑ク。種々ノ命運アリテ。或ハ吉或ハ凶。然ルニ。ソ  
 ノ地位命運ニ與フルニ。真正ノ品行ヲ以テスルモノハ  
 他ナシ。人ノ心ナリ。故ニ善人ニハコノ世界善世界トナ  
 リ。惡人ニハコノ世界惡世界トナレリ。ソレ均シク是レ  
 人生一世ナリ。見識ノ高下ニ從テ憂樂禍福ノ異ヲ致ス。  
 即チ今一種ノ人アリ。生涯ヲ送ル所以ノ見識崇高ニシ

テ。コノ世界ヲ觀テ。有用ノ事業ニ盡カスベキ田地トナシ。ソノ心志ヲ高クシ。ソノ日用行實ヲ高クシ。ソノ一己ヲ善クシ。并ビニ他人ヲ善クセント欲シ。勉強勞作シテ少モ怠タルヲナカラシニ。カクノ如キ人ニハ。コノ一世ハ快樂ナルベク。望ミアリテ頼母シク。且ツ福祥ナルベシ。之ニ反シテ一種ノ人アリ。コノ世界ヲ觀テ。タゞ私利ヲ營求シ。歡樂ヲ恣ニシ。矜高自大ヲ逞マシクスル爲ノ機會アル田地トナサンニハ。カクノ如キ人ニコノ一世ハ。困弊憂苦。及ヒ失望ナルモノナルベシ。

世之富無大於良友說

友モ亦タ類多シ。勢利ノ友アリ。貨財ノ友アリ。歡樂ノ友アリ。功名ノ友アリ。以上ノ友ハ良友トイフベカラス。良友ハ眞友ニシテ僞友ニ非ス。以上ノ友ハ勢利貨財歡樂功名ヲ以テ。一時相合フモノニ過ス。譬ヘバ。屍ノ在ル處ニ烏鴉ノ集ルカ如ク。羶臭ノ在ル處ニ蠅蚋ノ聚ルカ如ク。穀ノ在ル所ニ。鼠ノ集ルガ如ク。屍肉盡レハ烏鴉散シ。羶臭盡レバ蠅蚋去リ。穀盡レハ鼠去ル。是故ニ勢利ノ友ハ爾ニ權力勢位アレバ。繼々トシテ來リ。權勢ノ在ラン限リハ。附從スベシ。爾若シ權勢去ラバ。コノ友ヤ復タ爾ヲ顧ミズ。貨財ノ友ハ。爾ニ金銀貨財アレバ。續々トシテ

至リ。世富ノ在ラシ限リハ。屬從スベシ。世富去レバ。コノ  
 友ヤ。復タ爾ト相干カラス。功名ノ友ハ。功名ヲ同ク分タ  
 シトスル間ハ。手足ノ如ク。腹心ノ如ク。ソノ功名既ニ得  
 ルニ及ンデハ。往々競フテ各上トナラントシテ。或ハ裂  
 背相視ルニ至ルコノ友ハ。始ヤ暫友ニシテ。終リニ久敵  
 トナルコト多シ。歡樂ノ友ハ。ソノ風流相與シ。花月同シク  
 賞スルハ。沈湎佚游ニハ勝ルベケレモ。要スルニ一時ニ  
 過ズ。興味盡レハ。情好亦タ索ルナリ。若シ夫レ眞友ハ。爾  
 ノ心ト交ハルモノニシテ。爾ノ形ニ交ハルニ非ス。心ハ  
 神物ナリ。貨財權力等ハ形物ナリ。爾ノ心ハ爾ト一世俱

ニ在リ。財貨權力ハ虛浮ノ物ナリ。儻來ノ物ナリ。時ニ來  
 リ時ニ去リ。或ハ有リ或ハ無シ。爾ノ心ニハ神智アリ。神  
 德アリ。藝文ニ通シ。眞神ヲ愛シ。人類ヲ惠憐シ。善事ヲ行  
 フヲ好ムハ。爾ノ神德ニ由ルナリ。爾若シ富ミ千金ヲ累  
 ヌルヤ。爾ノ神智。毫末ヲ加ヘズ。爾若シ貴萬乘ヲ極ムル  
 ヤ。爾ノ神德。微塵モ増サズ。爾若シ刑苦戮辱ニ遇フヤ。爾  
 ノ神智。一厘ヲモ失ナハズ。爾若シ貧賤艱厄ヲ受ルヤ。爾  
 ノ神德。一點ヲモ減セズ。爾ノ心。爾ト一生俱ニ在ルノミ  
 ナラス。爾ノ心ハ死シテ朽ズ。永久不滅ナル者ナリ。コノ  
 心ト心ト相ヒ知り相親ム者ヲ良友トイフ。即ハチ眞友

ナリ。コノ眞友ハ形ヲ以テ交ハラズ。故ニ形物ノ去來  
 ナ以テ友誼ノ厚薄ヲ爲サス。故ニコノ良友ナルモノ。一  
 タビ相合ヤ。神智ハ互ヒニ相ヒ資益スルヲ務メ。神徳ハ  
 互ヒニ相勸勉スルヲ求メ。共ニ斯世ニ在ルヤ。己ヲ益シ  
 人ヲ利シ。斯世ヲ去ルヤ。相愛スルノ眞性必ラズ無窮ニ  
 存スベシ。嗚呼。コノ友ハ。共ニ一世ノ富貴ヲ受クベク。共  
 ニ一世ノ貧賤ニ居ルベク。共ニ萬世ノ富貴ヲ受ベク。共  
 ニ萬世ノ貧賤ヲ免カルベシ。説テ此ニ至レハ。當ニ知ル  
 ベシ。カクノ如キ良友ヲ得ルハ。豈ニ貨財權勢ノ形物ヲ  
 得ルニ勝ラスヤ。世ノ富ハ。良友ヨリ大ナルハ無シト云

ル。豈ニ信ナラスヤ。然リト雖モ我ハコノ説ヲ終ルニ  
 臨ミ。一轉語ヲ下サント欲ス。爾或ハ將ニ曰ハントス。我  
 ニ良友ナシト。夫友ハ鏡ニ在ル面影ノ如シ。爾ノ顔美ナ  
 レハ。鏡中ノ影亦必ス美ナリ。故ニ爾若シ良友ヲ得ント  
 欲セハ。爾自ラ他人ノ良友トナルベク。爾若シ他人ノ良  
 友トナラハ。良友ニ於テ何ノ得ガタキノ有ン。然ラスシ  
 テ。良友ナキヲ歎スルハ恰カモ己カ顔ノ醜ヲ問ズシテ。  
 鏡中ノ影ノ美ナラザルヲ咎ムルカ如シ。謬マレリトイ  
 フベシ。

四十三歳ヨリ始テ兵隊ニ入リシ人ノ話



三日汗セザルモ亦タ能ク人ヲ殺スト云ヒ佛氏ハ人命  
 ハ呼吸ノ間ニ在リト云ヘリ。國家ノ危難ニ際シ死所ヲ  
 知テ死ヲ致スハ。徒ラニ辱ノ上ニ死スルヨリ勝ルヲ萬  
 々ナリ。死シテ芳名ヲ千載ノ下ニ傳ヘ身死シテ名ヲ立  
 テ。魂永存シテ永樂ヲ受ル。豈ニ擇ビ取ルベキノ事ニ  
 非ズヤ。況ンヤ死地ニ入り死ヲ極メテ未ダ必スシモ死  
 セザルヲヤ。況ンヤ多年戰鬪ニ勇ミ。砲丸雨ノ如ク下リ。  
 刀劍林ノ如ク密比スル地ニ在テ。未タ曾テ一創ヲモ受  
 ザルモノアルニ於テヲヤ。蓋シ戰ニ臨テハ活ヲ欲シテ  
 反ツテ死シ。死ヲ極メテ却テ活ス。彼ノ期セスシテ功名

ヲ成シ。期セズシテ勳績ヲ累ヌル。皆生命ヲ抛テ邦國  
 ナ保護スルノ心ヨリ。之アルヲ致スナリ。英國有名ノ大  
 將トマス。グラハムノ兵藉ニ入りシハ四十三歳ノ時ナ  
 リ。何故ニカ、ハル初老ノ歳ヨリ。始メテ兵隊ニ入りシヤ。  
 トイフニ。偶然ノ事ヨリ起レリ。グラハム。妻ヲ娶テヨリ。  
 十八年ノ間。共ニ安樂ニ生活セシガ。四十三歳ノ時ニ其  
 妻病死セリ。グラハムハ多年ソノ妻ト相親愛セシニ。一  
 旦幽明ノ別。ソノ愁思遣ルカタナク。最早此憂身ヲ持テ  
 餘シ。コノ後單身ニシテ。生存ラフ甲斐ゾナキ。自殺セン  
 ト欲スルホドニ思ヒ詰メ。サテ考思スルニ。徒ラニ死ス

ルヨリハ、イデヤ兵隊ニ入り、歩卒トナリテ、邦國ノ爲ニ  
 戦死センモノナト、遂ニ胡德ノ軍兵ニ入り、義兵トナリ、  
 トウロン法國ノ地名ヲ攻メ、圍ミシ時、身命ヲ抛テ、功勳ヲ顯  
 ハス。固ヨリ戦死セント志ヲ極メシコナレバ、タゞ進ム  
 アツテ退ゾクコナシ、其勇武絶倫ナルコト、旁人ヲ感化シ、  
 同輩ノ歩卒亦之ニ倣フテ、勇ヲ奮フ、ベニシユラル土  
 班ト葡萄牙トノ戦争ニテ、英法二國之ヲ助クル戦久シ  
 ク續キシ間、始メハ麻爾ノ麾下ニ在リ、後ニ究林登ノ軍  
 ニ從カヒシガ、ソノ勇武拔群ナルニ由リ、歩卒ヨリシテ  
 次第ニ等級ヲ超ヘ、遂ニ第二等ノ大將トナルニ至ル。大

將トナツテモ尚ホ戦死セント欲スルノ志益々強カリ  
 シ故、パロツサニ於テ有名ノ勝利ヲ得テ、パロツサノ英  
 雄ト世俗ニ稱セラル。後貴爵ニ列シ、ロルドヲフリ子ド  
 ックトナレリ。嗚呼、コノトマスグラハム死ヲ極ムルノ  
 一念ヨリシテ、カ、ル大功ヲ立テ、貴爵ニ陞ルコト。ユシ人  
 目ニ見ラルベキノ勳爵ナリ。縱ヒグラハムナシテ、戦死  
 セシメタリトモ、ソノ邦國ノ爲ニ死ヲ致シ、王家ニ事ヘ、  
 人民ヲ守ルノ一念、上帝ニ通シテ、人目ニ見ヘザル尊榮  
 ナ、永遠ニ享ルコト。夫レ亦何ゾ疑ヲ容レンヤ。

上帝ノ必ス有ルコトヲ論ス

一エッセー、ジョン、ヒューマン、カンヤ  
 ルスタンゲンガ抄譯一則

人生ナガラニシテ。上帝ヲ知フ能ハズ。然ドモ上帝人ニ  
 界フルニ。ソノ己ヲ知ルヲ得ノ才智心中ニ具ハルヲ以テセリ  
 盖シ人外ハ五官ノ感覺アリ。内ハ心思ノ推考アルニ由  
 テ。上帝ノ人ヲ愛シ。コレカ爲ニ供用ノ物ヲ備へ。生前缺  
 乏ナク。死後永遠ノ福ヲ受シムルソノ功德ヲ知ルヲナ  
 リ。  
 上帝ノ有ルヲハ。道理ノ眼ヨリ看出セルモノニシテ。ソ  
 ノ眞確ナルヲ。固ヨリ疑ヲ客ベカラス。然レモ人苟セ仔  
 細ニ考察シ。次第ヲ以テ推論セザレバ。判然明白ナルヲ  
 ハ。得ガタカルベシ。

眞一上帝ノ有ルヲ切ニ知ラント欲セハ先ヅ我即人  
 自己ノ有ルヲ切ニ知ルヲ要ス  
 予思フニ世ノ人自己ノ有ルヲ切ニ知ベシ。然ルトキ  
 ハ。人トイヘルモノハ。コノ世ニ成リ立テタル者ト云ヘ  
 ルヲ認得ベシ。  
 次ニ人々當ニ知ルベシ。何モナキモノヨリ實有ノ體ヲ  
 生スルヲ能ハス。○是故ニ何物ナリトモ今コノニ成リ立  
 タル實有ノ體アルヲ知ルトキニハ。無始以來必ス何  
 カ物形質ナキ物タルヲハノ有リシト云フヲ證知スベ  
 シ。イカニトナレバ無始ヨリシテ有ルニアラザルモノ

ハ。必ラス始マリシ時アリ。人ハ無始ノ物ニアラシ始マリ  
 シ時アルモノハ。自生スルヲ能ハス。必ズ何カ外ニアル  
 物ニヨリテ。生ゼラレタルモノト云フ。ニ考至ルナリ。  
 人ハ自生スル能ハズ。上帝ノ命ニヨリテ生ゼシモ  
 ノト云フ。以上ノ論ニテ明ナリ  
 次ニ自生スル能ハスシテ。ナニカ外ノ物妙有ヨリシテ  
 身體ヲ受ルモノハ。固ヨリコレガ管轄ヲ受ケ。コレニ屬  
 服スベキヲハ。明了ナルベシ。  
 且ツ身體ヲ受ルモノ、有タル權力ハ。身體ヲ與フル外  
 ノ物妙有ヨリ付與セララル、。コレ亦明カナリ。○然ル

トキハ。萬有ノ無始ノ根原ハ即ハ。萬有ノ權力ノ根元  
 ナリ。コレニ於テ。コレノ無始無終ノ妙有ナルモノ即上帝  
 ナリ。コレノ權力ノ大ナルヲ知ルナリ。ト譯ス

我身ハ。上帝ニ屬スルモノニシテ。我ノ權力ハ。上  
 帝ヨリ界ヘラル、モノナレハ。上帝ノ大權力アル  
 ヲ招認スベキ。以上ノ論ニテ明カナリ

又次ニ人ハ自己ニ知覺ノ性ヲ具有スルヲ切ニ知ル  
 ベシ。然ルトキハ。人ハ特ニ世界上ニ成リ立ツ頑然タル  
 物ニアラス。又才智靈覺ヲ具ヘタル物タルヲ知ルベ  
 シ。○夫レ人ハ知覺ノ性ヲ具ヘタルモノト云フヲ知

ラハ。無始無終ノ妙有ナルモノ。即上 固ヨリ必ス靈智ノ  
 性アルヲ知ルベシ。○或ハ曰ク。無始無終ノ妙有ナル  
 モノハ。靈智ノ性ヲ具ヘズ。余對テ曰ク。頑然トシテ知覺  
 ナキモノ。能ク知覺アルモノヲ生スルノ理アラシヤ。マ  
 タ知覺ナキモノヨリシテ。生ゼラル、モノ。安ゾ獨リ自  
 知覺ヲ生ズルノ理アラシヤ。大ハ小ヲ生ズベシ。小ハ大  
 ナ生ズル能ハズ。此レ必然ノ理ナリ。  
 上帝ハ靈ニシテ能ク知ルノ妙有ナルヲ。以上ノ論ニ  
 テ明カナリ。以下マタ反復シテコレヲ推明ス  
 上ニ論スル如ク。我ノ體性ヲ默想スルヨリシテ。我ヨリ

外ニ「無始無終ヨリ有モノニシテ大權力アリテ。又ヨク  
 靈知ナル妙有ノ眞神」アルヲ確然トシテ知ルヲナリ  
 強テ名ケテ「ゴード」ト爲ドモ。形質アルモノニハ非ザル  
 ナリ。○カクノ如ク考思スレハ。吾心ヲ以テ一箇ノ眞神  
 即上  
 帝ノ必ス有ルヲ知ルヲ。視聽觸覺ヲ以テ理會セラ  
 ル、其他ノ物體ヲ知ルニ比スレバ。更ニ明白顯著ナル  
 ヲナリ。○ソレ人智ノ及ブトコロノ中ニ。カクノ如キ眞  
 確ナルモノアルヲ知ルウヘハ。衆物ノ理ヲ究ムルガ如  
 ク。吾ノ心思ヲユ、ニ用ヒテ。推考セザルベカラス。  
 次ニ既ニ無始以來ヨリ成リ立ツトコロノ妙身アリト

云フヲ。確證シタラシニハ。ユノ妙身ハ如何ナル種類ニ  
 テアルベシト。尋テ求ルコトニ至ルナリ。○ソレ宇宙間萬  
 物多シト雖モ。人ノ知ルトコロノモノ。二種アルニ過ス。  
 其一ハ純ラ物質ヨリ成リ立テ知覺ナキモノナリ。鬚鬚  
 ノ如ク。指爪ノ如キモノハ。コレヲ切ドモ。痛ヲ覺ヘス。其  
 二ハ知覺ノ性ヲ具シテ成リ立タルモノナリ。即吾輩人  
 類是ナリ。○我今其一ヲ思想ナキモノト名ケ。其二ヲ思  
 想アルモノト名ルコト愈リヌラント思フガ故ニ。ユノ名  
 ナ次ニ用ヒタリ

無始以來ヨリ成リ立トコロノ妙身ハ。ユノ二種ノ中何

レニ屬スベキヤト考察スルニ。思想アルモノト云フコ  
 ニ定メタリ。イカニトナレバ。思想ナク靈智ナキモノヨ  
 リ。思想アル靈智ノモノヲ生スルコトハ。決シテコレアル  
 ベカラス。恰モ何モナキモノヨリシテ體質アルモノヲ  
 生シ出スコトハアルベカラザルト。同シ理ナリ。○設<sup>キ</sup>コト  
 ニ無始以來何ナリトモ。死物ノ如キ體質ノ一塊アリト  
 爲タラシニハ。ソノ體質ヨリ。何ニナリトモ。他物ヲ生シ  
 出スコトハ能ハザルベシ。○體質ハ動クコトノカラチ自己  
 ヨリ生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ベシ。○モレユノ體質。無始以來  
 動クコト能クシタラシニハ。更ニ他物ノ體質ヨリ。權力

アルモノアリテコレヲ動スコト。無始以來ヨリアリシ  
 ト。イハザルヲ得ズ。○然リト雖モ無始以來動力ヲ生ズ  
 ルモノアルニモセヨ。體質アルモノアルニモセヨ。ソノ  
 自己ニ思想ノ靈ナキモノハ。思想ノ靈アルモノヲ生ス  
 ルヲ能ハサルベシ。イカニトナレバ。知覺ハ動力ト體質  
 トノ權力ノ及ブトコロニアラザルヲ。恰モ體質ハナニ  
 モナキモノ、權力ノ達スル所ニアラザルト同シケレ  
 バナリ。○試ニ物質ヲ細ニ分開シ。種々ノ形狀ニ作り。種  
 々ニ動轉シテ見ヨ。ソノ分々ザル以前ニ。他物ノ上ニ作  
 用ヲ爲ト正ニ相同シキナリ。○然ルトキハ。ソノ分子ノ

極微ナルモノモ。ソノ分子ノ差大ナルモノト。各々相共  
 ニ撞撃シ。推シ進メ及ビ抵抗スルヲ。恰モソノ大小ソ分  
 量ニ隨テ。勢力ヲ有フナリ。カクノ如ク。ユノ微塵トイヘ  
 ドモ。作用ヲ爲スヲナレバ。ユ、ニ知ル。無始ヨリシテ妙  
 有ノモノアラザレバ。物質ノ成立テルヲハ。始ヨリ有ラ  
 ザルベキヲナ。○無始ヨリシテ體質ノミアリテ。動力ヲ  
 カラシメバ。動力ノ始マルヲハ有ラザルベシ。○無始ヨ  
 リシテ體質ト動力ト二者ノミアリテ。心思ナカラシメ  
 バ。心思ノ始マルヲハ有ラザルベシ。○何ニトナレバ體  
 質ノ動力アルモノト。ナキモノトヲ論セス。自己ヨリ自

己ノ中ニ「知覺ヲ生シ出ス」ハ。決シテ能ハザルコトナレ  
バナリ。並ヒニ知覺アルモノハ。ソノ始體質ヲ受タルト  
キ。俱ニ知覺ノ性ヲ受ルモノニシテ。先後ノ別アルベカ  
ラザレバナリ。○ユレ等ニヨリテ無始ヨリシテ妙有ナ  
ルモノ、即上 必ズ心靈アルベキコトヲ知リ。並ビニ萬有  
ヲ造ルノ始メニ於テ。早ク己ニ萬有ヲ成就スル純全ノ  
功德ヲ具ヘタルコトヲ知ル。故ニ斷シテ曰ク。無始ヨリシ  
テ有ルノ妙身ハ。體質アルノモノニ非ズ。

以上言フトコロニ由テ。我輩上帝アルコトヲ始テ看出ス  
推論ノ理ヲ知ルベシ。約シテユレヲ言ハ。ナニカ無始ヨ

リシテアラテバナラヌ「トイフ」ノ斷案ナリ「ソノ無始ニ  
シテアルモノハ。體質ナクシテ思想アルノ妙身ニアラ  
テバナラヌ」トイフ「ノ斷案ニ導ビカレタルナリ。」夫既  
ニ上帝アルコトヲ證知スルトキハ。上帝ハ人ヨリ尊キ  
モノニシテ。人ハ上帝ヨリシテ心靈ヲ賦與セラレテ。元  
始アルモノナレバ。上帝ニ依頼スベキコトヲ知ルベク。並  
ヒニ上帝ノ子フルトコロノ知識ト權力トノ外ニ。ユノ  
二ツノ者ノ得ベキモノニアルベカラザルコトヲ知ルナ  
リ。嗚呼上帝既ニ心靈アルモノヲ造リ玉フ。ソノ功用ノ  
跡ニヨリ。ソノ至大ノ智。至大ノ能。及ビ天道ノ昭然トシ



テ疑フベキヲナキヲ窺ヒ知ルヲナリ。

演説ノ主義ヲ論ス (演説筆記)

今日ハ東京第一中學。即チ此所ニ於テ始メテ演説會ヲ催ウサレベキ旨ニテ。我ハソノ教員ヨリ招カレ。何ソ一席ノ話説ヲナスベキ由ヲ囑セラレタリ。

凡ソ物ハ始メアレバ。必ズソノ繼續關係アルヲナレバ。演説會コノ後モ續テアルベキト思フ。故ニ演説ノ主義ヲ言ハント欲ス。

凡ソ論説トイフモノハ。思想ヨリ發スルモノナリ。心中ニ思想スルヲ口外ニ發ス。思想ハ一己ノ中ヲ出デス。

談説ハ他人ノ前ニ演ス。演説ハ他人ノ前。即チ廣人稠衆ニ向ヒ。己ガ思想ヲ十分ニ發シ。自己ノ唇ヨリ聲音言語ヲ出シ。他人ノ耳根ニ徹シ。心裡ニ入り。他人ヲシテ己カ談説ヲ理會セシメント欲スル者ナリ。ソノ甚シキニ至テハ。他人ヲシテ吾説ニ感服シ。聽衆ヲシテ。吾ト同シキ意見トナラシメント期スルモノナリ。

カク論シテ見ルトキハ。演説ハ言語ノ敷衍擴張セルモノニシテ。人ト我トノ間ニ關係ヲ有テル者ナリ。我ニ意見ナク。思想ナク。及ヒ我ニ意見アリトモ。思想アリトモ。自分ニ陰カニ隱ストカ。或ハ自分ノ中ニ止マリ。他人ニ

話シ聞セタキト思ハサレバ。演説トイフモノハ之レナ  
 キナリ。由是觀之ハ演説ハ要シテ之ヲ言フニ。我カ意思  
 ナ伸ベ。他人ニ被ムラシメントスルヨリ生ズ。前後ヲ論  
 スレバ。ソノ動力ハ我ヨリ發スルナリ。他人ノ心意ヲ饜  
 カシムルニアラズ。我自ラ思想議論ヲ世人即チ聽衆ニ  
 言ヒ顯ハシ。以テ我カ心意ヲ快スルナリ。譬ヘハ。旨キ物。  
 自巳ニ食スル計ニテ事足ラスト思フニ由テ。我カ家内  
 ノ人ニモ分チ與ヘ。隣家ヤ親類ニモ分送セントスルナ  
 リ。結句人ニモ旨キ物ヲ食ハセテ以テ吾カ心意ヲ饜シ  
 ヲ。自ラ満足スルヲ求ムルニ外ナラザルノミ。

ユノ他人ニモ旨キ物ヲ食ハセント思ヒ分送スル如ク。  
 ヨノ自ラ旨シトシ。自ラ喜ブ意見議論ヲ他人ノ前ニ演  
 述セルハ。其心虚ナリヤ。實ナリヤ。其事假ナリヤ。眞ナリ  
 ヤ。其意偽ナリヤ。誠ナリヤ。余曰ク實ナリ。而シテ誠ナリ。  
 易ニ曰ク修辭立其誠トイフハコレナリ。ソノ詞ヲ金玉  
 ニシ。ソノ文ヲ錦繡ニスルトモ。誠ナキノ言辭ハコレナ  
 剪綵ノ花ニ譬フ。美觀アレモ時ニ一時ニ炫燿セルノミ。  
 毫モ生氣ナシ。光色ナシ。芳香ナシ。故ニ一席ノ話タリモ。  
 單言隻辭ナリトモ。務メテ胸中ニ思フトコロノ實。心底  
 ニ存スルトコロノ眞。口頭ニ言ハント欲スルトコロノ誠

ヨリ出ルヲ期セザルベカラス。誠トイフモノハ自然ニ外ニ見ハル、モノナリ。何ホド隠サントシテモ、隠シオホサレヌモノナリ。火星カ爆ハチチ綿ノ中ニ入ル如ク。初ハ見ヘザレモ、暫ラクスル際ニ、キナ臭クナツテ、忽チ火ノアルトコロノ露顯スルガ如シ。夫レ隠スヲサヘ出来ヌハ誠ナリ。コノ誠ヲ立テ、コノ誠ヲ存シ、コノ誠ヲ蓄ヘ、サテ言辭ニ發スレハ、豈ニ天ヲモ鬼神ヲモ動かサズランヤ。

易ニ又言有物而行有恒トアリ。有物トハ言語ニ實事實物ノアルヲ言フナリ。偽リ飾リテ何ニモ真味ノナキ

ヲ戒メテ。カクハ言レシモノト覺ユ。

右ノ如ク論シ來ルト、演説ハ六ヶ敷モノニテ、妄リニ出来ヌ様ニ見ユレモ、決シテ然ラズ。タ、演説ハ、何デモ我カ思フトコロノ實ヲ外ニ言出スヲ主義トナスベシトイフノミ。狐ヲ黒シトイフナカレ。鳥ヲ白シトイフナカレ。鹿ヲ指シテ馬ト爲スナカレ。議論ノ調子ニ乘シテ平生ノ説ヲ變スル勿レ。心ニ是トシ口ニ亦是トイフ。心ニ非トスレハ口ニモ亦非トイフ。カクスレバ演説ハ忠信ヲ道達スルノ器具トナルニ庶幾カルベシ。然リト雖モコ、ニ著眼スベキナリ。我ニ一是非アリ。彼ニ一是非

アリ。コノ渺茫タル世上ハ眞理ノ大海ナリ。我カ一己ノ  
 説ヲノミ是トシテ。妄リニ他人ヲ非トスベカラズ。但シ  
 今日我等ノ見識ハ。是トスルトコロヲ認メサルベカラ  
 ス。故ニ一學校ニ居ルトモ。一社會ニ列員タルトモ。ソノ  
 時ソノ處ニ際シ。利害是非公私曲直ト兩々形ハレ出ル  
 トキハ。細心ニ思慮シ。事況ノ顛末ヲ察シ。自己ノ良心ニ  
 原ツキ。認實スルトコロノ考按ヲ立テ。十分ニ論辨ヲ爲  
 スナリ。或ハ後日再考シテ是非ヲ誤ルトモ。其時ニ至リ  
 改ルヲ憚ル勿レバ可ナリ。カクスレバ。決シテ吾自己ヲ  
 欺クノ罪ニ非ス。良心ニモ愧ザルナリ。良心ニ愧ザレバ。

天地神明。ニモ愧ザルナリ。故ニ曰ク。論説ハ務メテ胸中  
 ノ實ヲ吐クベシ。コレヲソノ主義トナス。演説ハ動力ノ  
 機ヲ己ヨリ發スルモノナリ。故ニ己ヨリ他ヲ廻轉スベ  
 シ。他人ニ徇ヒ之ガ爲ニ廻轉セラレベカラズ。

名譽論

眞正ノ名譽ハ。猶ホ薔薇花ノ如シ。人若シ之ヲ破壊シ揉  
 碎スレハ。芳香發生シテ益々ソノ佳美ナルモノヲ呈露  
 セリ。更ニ又ソノ破壊シタル花屑ヲ以テ。蒸溜シテ水ト  
 ナセバ。貴重ノ品トナリ。王侯卿相ノ衣袖ニ濺ギ。香閨美  
 人ノ鏡奩ニ伴フモノト爲ル。是ニ知ル薔薇花ハ爛開ノ

時ニハ艷色ヲ賞セラレ。摧破ノ後ニハ芬芳ヲ重ンゼラ  
 ル。真正ノ名譽之レニ似タリ。何ヲ以テ之ヲ言フヤ。博ク  
 古今ヲ閱スルニ。真正ノ名譽ヲ得タル賢人君子豪傑ノ  
 士ハ。讒謗損害ヲ得ルニ由テ益クソノ芳名ヲ顯ハス者  
 多シ。獨リ是ノミナラズ。刑戮死亡ノ慘禍ニ罹リ。愈クソ  
 ノ大名ヲ万世ニ垂ル、者亦少ナシトセズ。管原道真公  
 ノ才學顯榮ヲ以テスト雖モ。時平ノ讒ニ遇ヒ。配所ノ月  
 ナ詠メ玉ハズハ。今日ニ至リ。我國到ル所。ソノ祠廟アリ  
 テ香火絶エズ。天神様トイフ茫渺タル尊號ヲ。永ク一己  
 ニ占領シ。婦人小兒田夫野老モ崇敬セザルナキガ如キ

ノ盛ヲ致サンヤ。且夫レ天下治亂安危ノ變ニ當リテ遠  
 識アルノ士ハ。ソノ見ルトコロ庸衆人ノ及バザル所ニ  
 達ス。故ニ世人方ニ枕ヲ高ウシテ眠リテ。此人ハ獨リ隱  
 憂アルガ如ク。耿々トシテ寐ヲラレズ。カ、ル二者ノ憂  
 樂ノ異ナルニ由テソノ議論自ラ同シカラザルヲ致ス。  
 少數ハ多數ニ壓セラレ。孤獨ノ卓見ハ衆多ノ愚説ニ敵  
 シガタク。始メニシテ讒謗沸起シ。中ニシテ疏逃斥逐ニ  
 逢ヒ。終ニシテ刑獄死禍ニ罹ル。其レ豈ニ已ムヲ得ンヤ。  
 然リト雖モ。コノ人。生前ニ屈スト雖モ。死後ニ伸ブ。生前  
 ニハ獨リ名譽ヲ得ザルノミナラズ。ソノ得ルトコロノ

名ハ。曰ク狂人ナリ。曰ク奸人ナリ。曰ク罪人ナリ。黄泉ニ  
 入ルノ後ハ。ソノ名譽忽チ眞ニ復スルヲ得。曰ク義士ナ  
 リ。曰ク愛國者ナリ。曰ク勤王家ナリ。ソノ一死獨リ己レ  
 ノ名譽ヲ九地ノ下ニマデ照耀スルノミナラズ。ソノ門  
 人朋友ノ名譽ヲ九天ノ上ニマテ擎起スルナリ。必シモ  
 遠チ引カズ。吉田松陰ヲ以テ之ヲ証セン。余近コロソノ  
 幽室文稿ヲ讀テ益々ソノ志氣卓犖タル大丈夫タルヲ  
 チ知レリ。長藩ヨリ出テタル今日貴顯ノ人ヲ視ヨ。ソノ  
 姓名載セラコノ文稿中ニ在ラザルハナシ。匹夫一己ノ  
 見漸ク一藩ノ論トナリ。終リニ天下ノ輿論トナル。ソノ

感化及フトコロ始メハ二三ノ朋友ニ過キズ。漸クニシ  
 テ一藩ニ及ビ。死シテ後。二十年。ソノ門人朋友遂ニ天下  
 ノ政權ヲ握ルニ至ル。抑モ松陰ソノ生時ニ當リ。豈ニ區  
 々名譽ヲ求ムルニ在ランヤ。豈ニ富貴ヲ求ムルニ在ン  
 ヤ。豈ニ權勢ヲ求ムルニ在ランヤ。然リト雖モ。名者實之  
 賓也。一家ヲ有テ主人トナレハ。必ズ賓客アルガ如ク。逃  
 レント欲シテ逃レ得ザルモノナリ。月夜ニ歩行スル人。  
 誤テ己ノ影ヲ以テ鬼物ト爲シ。逃レバ又隨ヒ。走レバ又  
 追ヒ來リシトカヤ。名モ此ノ如シ。強テ名ヲ求ムルハ不  
 可ナリ。實ヲ求メテ名自カラ之ニ隨フ。強テ名ヲ逃ルハ

亦不可ナリ。ソノ名ヲ逃レテ善ヲ爲サズランヨリハ善  
 ナ行テソノ名ヲ受クルニ如カズ。抑モ善事ヲ行フニ由  
 テ得タル真正ノ名譽ハ。專賣免許ヨリモ慥カナル産業  
 ナリ。何ントナレバ産業ハ賣買ニ由リテ轉移スベシ。名  
 譽ノ特別ナル産業ハ貸借スル能ハザルナリ。然リト雖  
 モ。名譽ハ己ヨリ得タルモノナレバ。亦己ヨリ失フベシ。  
 己ヨリ造リタルモノナレバ。亦己ヨリ壞ルベシ。孟子曰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ト。名譽ハ福ノ最モ大ナルモノナ  
 リ。サレバ既ニ得タル名譽ハ。必ズ己ヨリ求メタル理由  
 ノモノナレバ決シテ他人ニ壞ラルベカラザルナリ。天

神様ノ名譽ヲ時平ガ嫉ミ。ソノ爵位ヲ貶シタリトモ。猶  
 ホ薔薇花ヲ揉碎シテ。益其芳香ヲ發セガシ如シ。時平ハ天  
 神様ノ爲メニ善キ壓搾ノ器具トナリタリ。釋迦ニ提婆  
 アルガ如シ。其道具ニ使ハレタル人ハ惡ムベキナレト  
 モ。亦タ氣ノ毒千万ナリ。近ゴロ佐久間象山ノ如キハ。其  
 生時一世ニ譽ラレ。亦一世ニ毀ラレシガ其殺害ニ罹リ  
 テ以來。ソノ名譽ハ益々泰山ノ高キニ比スベシ。殺サレ  
 テ少シモ損ハナシ。獨リ損ノ無キノミナラバ。割合ニ取  
 リテハ甚タ善シトイフモ可ナラン。佛說四十二章經ニ  
 曰ク。善人ヲ譏ルハ天ニ向テ唾ヲ吐クニ似タリ。其ノ唾

天ニ至ラズシテ己ノ面ニ落ツト蓋シ人モシ他人ヨリ  
讒謗ヲ受ケタラバ。自ラ省察スベシ。果シテ其事アラバ。  
速カニ之ヲ改ムベシ。其事ナケレバ。年月ヲ經テ自ラ雪  
白スルモノナリ。必シモ曉々自ラ辨セズシテ可ナリ。嗚  
呼名譽モト他人ヨリ成シタルモノニアラサレバ。豈ニ  
他人ヨリ壞ラルベケンヤ。古ノ真人ハ水ニ入レテ溺レ  
ズ。火ニ入レテ燒ケズト。名譽其レ亦之ニ似タルカナ。

敬宇先生詩文偶抄下卷終

明治十四年九月十四日御届

(六十錢)

同 年十月三十日發行

編輯人

新潟縣平民

松

村

操

神田區佐久間町  
三丁目十一番地

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望

月

誠

東京南鍋町一丁目七番地

兎

屋

誠

大阪唐物町三丁目五番地

同

支

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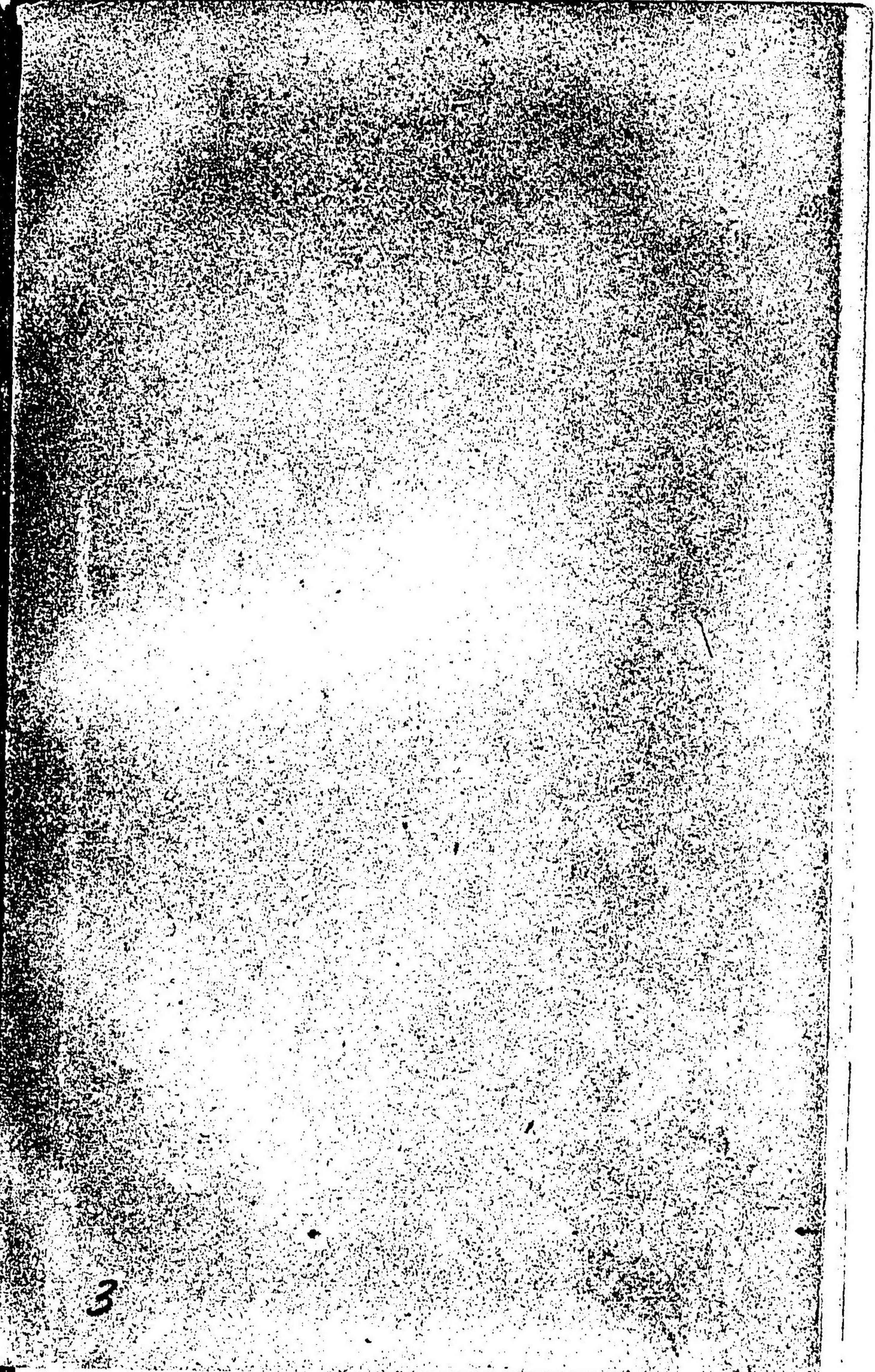
東京三島町

山中市兵衛

大賣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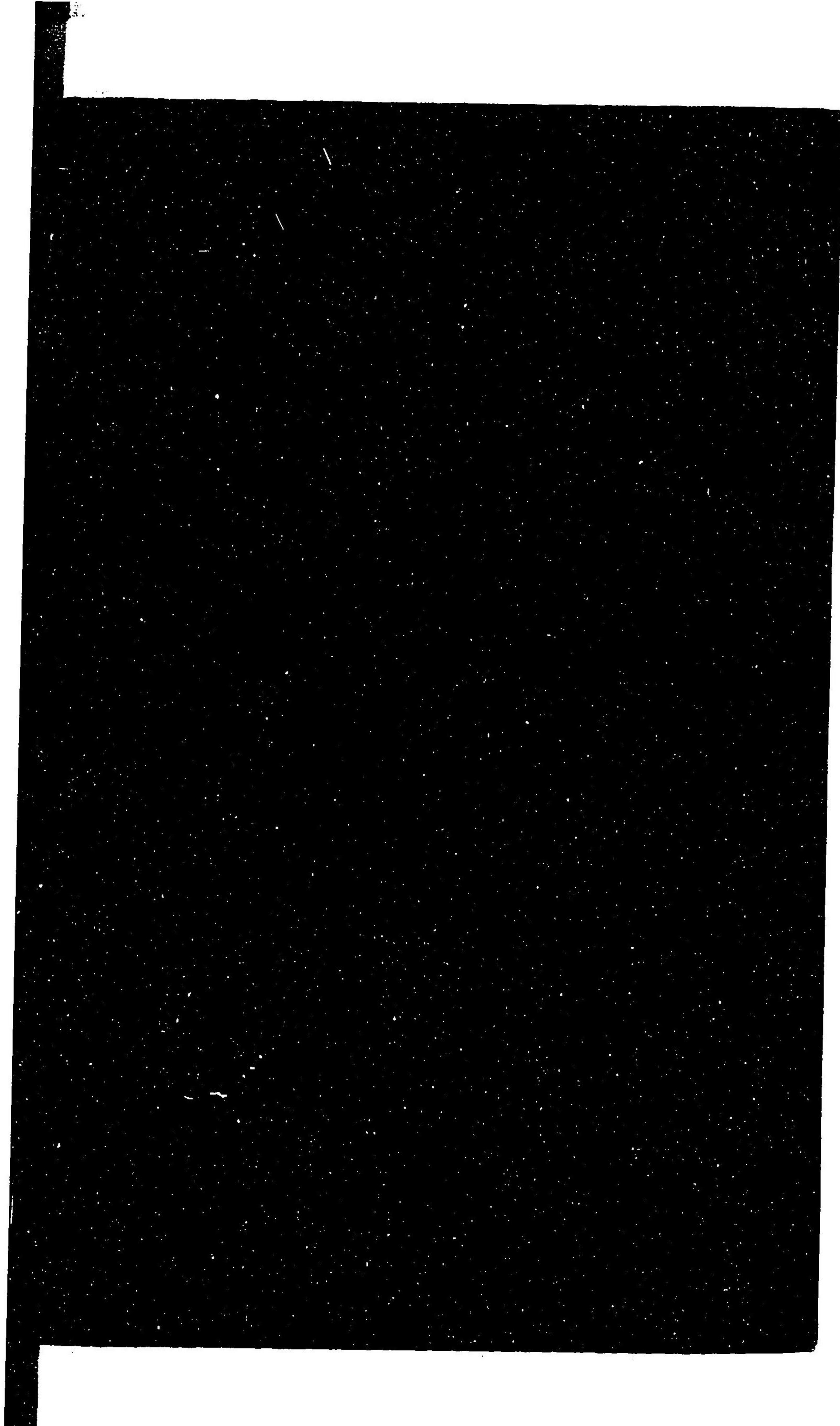
發兌元





3

32  
104



32  
104

099409-000-9

32-104

敬宇先生詩文偶抄

中村 正直(敬宇) / 著

M14

DBV-1882

